

溫

州

經

籍

志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一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國朝

高氏

溥

柏園詩稿

歐乘補十二

未見

咸豐永嘉縣志十三嘉慶元年丙辰歲貢高溥浦江訓導

趙氏

貽瑄

存脩齋詩集

咸豐樂清縣志十一

佚

咸豐樂清縣志十六趙貽瑄號灌松少而聾善醫好詼嘲晚年精於詩律有十聲詩爲李石農中丞所賞石農先生贈詩云生也清苑裔家學

力振之讀生有聲畫侑我無盡卮又曰兩耳久重聽對面語不知我以
筆代舌生以手支頤相視忽大笑促坐能忘疲蓋錄實也年八十餘卒
箸有存修齋詩集古體如出塞云寶弓三石強寶劍三尺長亦知臨戰
陣不死必瘐傷驅馬又駐馬下山復上山豈不憚艱險身在戎行閒近
體如玉壺山道中云鄉思日以遠崎嶇客路長怒流能轉石高嶂易斜
陽雲物自秋色衣襟生晚涼羨他天際雁千里一迴翔秋杪梅溪道中
云寒流清淺漾溪沙高下山樓八九家一夜西風吹落葉柏林千樹誤
梅花佳句如過仙巖寺半壁來飛雨千峰自夕陽寒月云宵征千里雁
夜色一庭霜山行云失計十年仍作客行程三日飽看山風格頗似雲
松蕩南兩先生

案趙灌松樂清人乾隆戊申與高博泉聯凌雲社有菊影酬唱

見甌乘補十

詳三十三卷總集類今增於此

陳氏

舜咨

茶話軒詩集

二卷

存

樂清董氏刊本

昔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士之樂有知己也如此然古來才人著作多湮沒失傳是其平生豈盡無知己哉然則知之於當時固不如傳之於後世也吾師陳春隄先生少負雋才未冠籍於庠名重一時秋闈屢蹶壯歲膺拔萃科遂以明經老當時如阮芸臺劉仁芳兩宗師秦小峴朱滄湄李石農三觀察莫不嘆賞其詩文李公知之尤深羅致幕中凡撰著必屬商訂陳泉溟南挈之偕行主賓相視莫逆雖牛奇章之於樊川范石湖之於放翁不是過也越數年睽懷桑梓俶裝東歸偕二三老友徜徉松臺華蓋閒旣而渡江而北講學吾樂梅溪金鰲兩書院東望雁蕩西攬玉虹而簫臺丹霞諸山羅列几案顧而樂之有終焉之志日

與門下士把酒賦詩翛然自得人或以抱才不遇惜之坦如也先生工書畫善古文尤長於詩沈酣古籍擷其精英平生懷人感事牢騷不平之概皆於詩發之晚年手寫茶話軒詩文定稿授其壻董茂才福疇福疇好學能文其配陳孺人亦讀書知大義相與保守遺編兢兢不敢廢墜節衣約食爲剖副資雖邁疾彌留時猶以此諠託福疇踰年福疇校詩集竟釐爲兩卷先授之梓余思才如先生又得知已如李公爲之延譽宜可以翔步木天和聲以鳴國家之盛而竟至終老牖下僅留此數卷遺墨掩閤餒行中倘無人焉爲之表章更數十年蟬蝕鼠穿煙銷塵滅將不可復問矣昔昌黎詩文賴李南紀而傳蔡中郎遺書亦由其女文姬誦述以顯於世福疇惓惓于婦翁遺集雖風鶴訛言未嘗中懈視南紀之從容編輯爲尤難而陳孺人繫念先集臨沒不忘方之文姬何多讓焉余旣喜先生詩之得傳又念東甌多文學士其間才如先生而

不得知已得知已而終不遇者往往而有安得爲之戚友者盡如福疇之用心蒐訪其著述次第刊行俾文人靈竒光怪之氣而不至湮沒而不彰此非後死者之責耶濡筆及此爲之悄然敢以諗吾郡之有心文獻者咸豐丙辰三月上巳日門生林啟亨拜序於吉亥堂時年八十有五

甌乘補九吾溫陳春堤名舜咨詩文拔萃觀察李石農調擢滇藩聘往掌文歸里後杖履優游爲人樂易平生嗜茶及老病惟啖餅故有蕭閒長說餅多病但看茶之句

咸豐永嘉縣志十三嘉慶六年辛酉拔貢陳舜咨

葉氏

嘉樹

仰止集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卧游百詠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案鮑石芝輓葉簣林先生詩注云聞卧游百詠尙少一首未續

一粟軒詩集二則簣林歿時此書尙未脫稿也

舞鶴間吟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尙志堂詩文集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還珠亭日課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晚園小稿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潘氏

宗耀

五楫一研齋詩鈔

六卷

存

永嘉潘氏刊本

永嘉當閩浙之要衝控山海之雄勝僊都石門爲之輔甌江雁蕩萃其
奇蜃樓噓氣而霏霞龍湫噴瀑以垂練此詩境也其俗則邑居隱賑海
錯駢蕃方空機絞之勤茹蘆染凍之巧柑金色以騰采茶珠顆而涵腴
此詩材也吾友虹橋少長是邦延攬名勝以識與學之博綜境與材之
全故其詩能疏濬性靈屏除緣飾重以舉能邑宰需次河壩挽粟飛芻
聲邪許以盈耳垂虹偃月工隄埵以關心與夫春漲桃花秋風瓠子牲
空沈馬民且爲魚憫雁戶之流離禱鯨波之安貼莫不卽所聞見箸爲
篇章夫人當閒適之時得交游之助相與騁妍抽祕送抱推襟者世多
有之若乃宋桷違其用枳棘卑其棲倥偬裝其懷昏墊接乎目則亦徒
攀江柳謂此何堪欲唱渭城委諸不暇矣而虹橋鏘英聲於金石盪逸

氣爲雲煙銅鉢敲來唾壺擊碎擅賈讓之偉畧處安仁之末僚借鄭俠
之畫圖成潘閔之題詠境先後其各異材彼此而兼收廉吏可爲故吾
猶是若此者豈非謝嚴陶宅夙契者深吳謳越吟舊音無改風俗葆其
醕茂山川蘊其邃幽是用聽鼓應官雖承筭縣之檄餐霞跂石無媿草
堂之靈也乎道光辛卯仲秋仁和年愚弟胡敬拜序

天地間有無之數在我目能視口能諷矣乎目不能長視期寓之人之
目口不能長諷期寓之人之口古今人重襲之病不知其何以然者矣
天地不以爲有無而我有無於其間隊露飄風忽焉同迹芳塵委疊誰
與扇之虹橋少有儔目長于言情讀書既富其志斐然不肯以側辭自
見雖以余爲谷音之賞而亦難見其篇及乎筮仕江淮職在執掌壯季
墨綬時大可爲而顧息影長陰處乎不競豈其中有不自得者也聞其
撒瑟之晨齊得喪一死生而獨憶春陰之作登諸篇而後已嘻異矣昔

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變也俄而覺蘧蘧然周也周耶蝴蝶耶是夢是覺何知其非春陰耶齊得喪一死生文字之不相忘古今至人一迹以相有無於天地亦可哀夫其仲弟小涓致其詩若干曰爲點定序之余用以歎虹橋之逝而以今之目視口諷寓作者之痛而已道光丁亥秋杪青田愚弟端木國瑚拜譔

夫張皇簿領樹作吏之準繩發抒性靈尙緣情之體製拘拘目論鮮不相妨然而柳惲汀洲風流絕唱萊公野渡颺舉豪情雖諍訟紛紜而詩筒響答職事填委而文墨芬流則以花紅玉白之章寫其目送手揮之趣詎非雅人之深致粉澤之別才乎此吾友虹橋之詩所由著也夫其生稟岐嶷少耽吟詠登高作賦已裕大夫之材遇物能名時增爾雅之注每當陶舟漾月謝屐穿雲覓句鷗邊注思驢背盪滄波於眼底收卸壑於胸中則有觀海游山諸作及其登拔萃科舉孝廉選翩翩平步金

門和玉堂有日矣乃輟紅屢踏弱水頻回靈臺之舍徒居長安之米何
索燕市之酒人易散杜陵之秋興頗多被鬼揶揄祇是送人作郡爲他
作嫁幾見進士爲官未嘗不玉碎唾壺銅鼓殘鉢則有輦下應酬諸作
無何圯上僑居河壩試吏勉襄疏濬之策躬效胝胼之勤千里桃花年
年春汎一方瓠子歲歲秋風民何爲而免魚戶何脩而聚雁頭如蓬葆
悟塵夢兮浮生腸似涓湯望鄉關兮何處未免絃閒調促河上歌悲登
黃樓則蘇子酬君對白雪則棣花寄友於是有圯上淮壩桃濱諸集洎
乎白下蜚聲丹徒承乏簽行流水牘判清風印床啟而芝泥香訟庭閒
而草色靜但有恢恢之刃不居赫赫之名何其卓哉獨是落度半生浮
沈苦海攝官三月菱舍甘棠單父有掣肘之書皋蘇無醫勞之藥一病
不起絕筆春陰吁其悲矣於是有江干一集夫五離九折者遭遇之奇
也千辟萬灌者鑄冶之力也山水之契雖鞅掌不以喪其眞竹柏之懷

雖脂膏不以易其性以故裁爲花骨雜以仙心豈必三百而傲五陵干
首而輕萬戶哉德頻年歎逝感彼川流暇日尋思迷諸夢寐慨親朋之
周喪半是陳人舉屬對之清新喜存舊作相聯花萼令弟旣撰其遺文
自顧榛蕪弁言聊酬平素諾雅分六集仿王筠筮仕之編藉慰九泉正
法度賞心之作愚弟周衣德拜序

余幼喜吟詠自筮仕南河後檢存舊作得詩四五百首已卯歲以憂歸
里值隣人不戒於火舊所鈔錄無一字存者頻年奔走大江南北塵俗
殆甚惟以性之所樂公暇仍不廢此事二年所積得詩二三百首因附
以舊稿中所記憶者四五十首並零聯斷句可續而成者亦將及五十
首綜計得詩四百餘首余家世居甌之崑陽里先高祖於軒前植楮五
本因目五楮名軒續先君子徙居城南僅攜先世一研自隨因不忘舊
事遂合并其詞爲五楮一研之齋茲取目自名其集云余時道光丙戌

四月中澣虹橋潘宗耀自識

右五牒一研齋詩六卷先兄虹橋先生遺稿也先生曾於宦遊江左之日手錄成編至丙戌冬疾革時特命家人扶坐彊自握管書春陰一詩附之卷末其結習不忘如此丁亥夏瀾奉稿質之端木霍田先生藉爲刪定繼又承胡書農先生益以弁言數年來屢思梓存乃力有未及今秋以試事寓省始付剞劂兩閱月而葺事噫自今而後先生詩可無虞散逸矣回憶檢韻淮塹敲聲吳下事猶在目而音塵渺不可追披讀一過不禁鯁泗橫集也爰和泪濡墨畧陳顛末以志令原之痛時道光壬辰秋杪展重九日同懷弟宗瀾謹跋

咸豐永嘉縣志十三潘宗耀號虹橋嘉慶六年辛酉科拔貢旋登賢書歷任江南鎮江桃源丹徒知縣士民咸愛戴之著有五牒一硯齋詩草案潘知縣宗耀以拔貢中鄉舉中年作吏江南不廢吟咏所著

五棣一研齋詩鈔凡分六集首爲燼餘集次輦下集皆未仕時所作次圯上集次淮堦集次桃濱集次江干集則皆作令以後詩六集總詩四百單七篇青田端木中書國瑚爲之點正大都秀雅可誦文藻亦復斐然亦近時佳集也

祝氏

聖源

嘯軒小草

歐乘補十

未見

歐乘補十祝聖源號嘯軒貧而力學詩愛李義山楊鐵崖中年喪其妻子只遺一女詩工雅有奇致嘉慶戊午歿于女家有嘯軒小草季碧山輓以詩云嗚呼祝叟湛然無滓視死如歸委世如屣渺渺雲山悠悠江水時捧遺詩傷心不已詩苟可傳叟也不死歌此短章永懷知己

原注季觀

樂圃餘

詩草

季氏

觀樂

圃餘小草

歐乘補十

未見

甌乘補十詩有別才不必盡出于科名吾甌季碧山種菜黃巢松充營
卒祝聖源賣茶棓方通販魚計化龍爲梳洗匠周士華爲鐵工張丙光
冶銀皆習詩設社聯吟不輟一時有市井七才子之目其詩至今尙有
膾炙人口者如季碧山秋夜云雲峰猶剩夏露氣已生秋薄暑消微颯
新涼動故愁子懷成渺渺離思寄悠悠俯仰無終極星河澈夜浮默坐
思無益高歌興浩然秋風起衰草寒露咽危蟬清響趨羣動殘釭照獨
眠平生負豪氣奄忽又經年皆楚楚可人祝聖源鼓兒天詞云鼓兒天
詩人夜未眠茶烹活火品新泉茶兒熟鼓兒促冬冬驚醒鄰兒哭鄰兒
哭古月生霜照寒屋亦覺新穎碧山名鎮海字觀樂永嘉人著有圖餘
小草平陽華上舍文漪嘗爲立傳聖源寓宿具瞻樓嘉慶元年颶災樓
壞幾爲壓斃亦幸矣

原注陳鏡帆
遇春筆記

華文漪季碧山傳季碧山郡之永嘉人幼孤苦載蔬鬻之以易米日或不再食年二十餘行經學舍聞吟誦聲輒神往於是遂思讀書有老儒憐其志時爲講解碧山觸類多通久之益精敏經子百家皆畧通曉尤熟於史遂學爲歌詩學書殫精極思寒暑不懈數年書大工詩古今體俱有法度乙丑歲來予里嘗向予縷述半生貧苦狀次年將復出遊病作不果行竟死碧山初名鎮海後自更曰觀樂

逢原齋文鈔二

林氏

培厚

寶香館集

十九卷

存

瑞安林氏家藏鈔本

林君若衣哀輯其先祖敏齋先生詩文遺集將授梓而問序於余受而讀之博大沈雄卓然先輩典型不敏後學何足以贊一詞而於若衣之刊行是集因不能無感焉昔新城王文簡公有言曰每見人家子孫留

意祖父箸述手澤往往不易陸放翁記張子功樞密云先人有遺稿滿四篋字畫極難辨惟某識之非某則皆不傳豈容不急歸邪此意今人知者鮮矣所見葉文莊遺集寫冊興化李映碧別修南唐書皆有賢子孫且官通顯而不及傳使流通於後世況其下焉者乎嗚呼文簡之言如此而能傳其先人之所可傳者在古昔已爲難得矣若衣以名諸生屈志少尹一官其權祁閭令篆也方有寇警軍書劾午日不暇給猶能惓惓於先人之箸述手澤而欲傳其所可傳然則祖父之樂有賢子孫固不在官之通顯也集中零章斷句悉載靡遺旣足見蒐討之勤間有脫誤竝仍其舊尤得蓋闕古意若衣信足以稱賢而無愧矣因書此歸之時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春上旬安徽督學使者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纂修文淵閣校理鄉後學沈祖懋頓首拜撰

曩予按試浙東西徧覽山川名勝之區東甌之雁蕩甲於浙東諸山瑞

安之寶香山又奄有東甌之勝夫寶香視雁蕩卷石耳然其崛起平地
雙峰峭立東環小浦南臨平野面江背郭亦巨觀也雙峰之間有寺吾
友林敏齋曾讀書其中遂以寶香山館名其集焉敏齋爲余甲子典試
所得士自爲諸生卽以博學多識聞於時戊辰入詞垣館課詩賦以及
經進文字一時傳誦分校春秋闡各一所得盡知名士以京察一等出
守重慶再守天津分巡大順廣督糧湖北所至不濫刑不妄取不留牘
愛士恤民頌聲交作至於禁匪治盜振災濬渠河工之險要漕運之機
宜凡關國計民生灑灑數千言上書大府下令屬吏立可興利而除弊
故屢以舉最徹宸聽上方嚮用殷殷遽卒於通州舟次不得竟其施命
矣夫敏齋旣沒之十年文孫用光以縣丞來京搜其遺集詩文雜箸十
九卷乞余爲序嗚呼余之始知敏齋以制舉藝也旣而知其爲著作才
矣繼又知其爲循良吏矣今於是集覩其全益信其文學政事兼而有

之其隸事清適而簡當其騁辭宏博而偉麗非東甌淑氣之所鍾而能然歟余旣悲敏齋之未竟其用而深喜其孫之能述祖德哀先集以表章於世異日本家學爲治行宏此遠謨則貽厥之力爲多耳故樂爲序而歸之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孟冬吳縣潘世恩譔

陳官俊敘余與敏齋林公爲戊辰同年友又同官詞林又同寓宣武門外之椿樹頭條衢東西相去約百餘步朝夕過從得時以詩文相質兼有陳雲伯端木子彝諸名流數來公寓飲酒賦詩各標新異有時酒酣耳熱談議風生公獨據事證理歸繁縟於正當葢中有真得故辭無枝葉也及出守巴渝本文章爲經濟用政之要一以愛民爲先務其觀察大名也務除暴以安良其督運荆襄也務汰弊以卹丁精詳周密無微不至而總以實意流貫於其間故民無不愛軍無不感方冀享遐齡抒偉畧爲國家造無窮之福乃天不假年不克竟其用嗚呼惜哉公孫

若衣恪守先澤編次公遺集於道光甲辰秋攜至都求余識數語於簡
端余視其人溫和有書氣是能傳家學者並悉其賢配若眉亦工詩有
琴瑟倡和之雅益以見公之遺澤孔長若衣方將試吏吳門必能殫心
職守克紹祖風無以不由科目少怠厥志余於若衣有厚望焉

林用光
惜硯錄

三 鈔本寶
香山館集無

馮芝敘有真經術斯有真政蹟有真性情斯有真文章古人往矣其精
神與日星並朗殆以是歟敏齋先生子戊辰同年同入詞館卽以根柢
相切磨不屑於鏤月裁雲儼青配紫也然敏齋才長性摯所作詩古文
詞皆有真氣貫注於其間及爲郡守爲觀察又能不貢所學一一見諸
行政方之古人詎肯多讓乃未竟其用賁志以歿天下莫不惜之不獨
子嗒然若喪也今文孫若衣哀集遺藁將以付梓爰弁數語以畀之老
淚潸潸幾不知悲之所由來耳

惜硯錄三 鈔本
寶香山館集無

張履誥授中憲大夫湖北督糧道林公墓誌銘公諱培厚字輝山一字敏齋先世自閩遷浙江溫州之瑞安博覽工文嘉慶九年舉於鄉十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編修歷充國史館纂修文穎館治河方畧提調文淵閣校理二十一年補四川重慶府知府所屬江面遼濶行舟時被劫略公以沿江渡船皆盜資命每十船編爲一號大刻船主姓名於旁畫出暮必歸一船有犯九船同坐盜自是衰止比戶習天主邪教公摻獲其書三十餘種逐一糾摘繆妄俾之覺悟再護川東兵備道所屬雷波民夷以細故忿爭有司張皇遽請發兵公不許檄縛其魁至論如法事遂平在蜀三年丁太恭人憂回籍道光三年服闋補天津府知府是冬值大水之後公徧按行屬邑籌度振務凡活飢民四萬八千餘口先是公數爲大府陳士民利病暨有司賢不肖狀層某疑其立異遂嗾大府劾去公上以公往年天津辦振之善疑所劾不實命來

京引見仍以道員用明年授湖北督糧以將漕最得旨優敘十年夏督
運抵通州引疾乞休甫奉溫旨回籍調理遽卒於行館年六十有七公
所爲詩文高華典則顧不自珍惜削稿卽爲人持去其孫用光蒐羅散
佚編爲如干卷藏於家

蔡氏

敏

半醒軒詩集

寶香山館
十六

未見

林培厚序邑明經余梅川先生精於詩大指祖陶韋而出入於鄉四靈
先輩故其詩沖和澹雅脩然有遠志游其門者類能以詩鳴而霞陽蔡
君遜谷爲尤箸君性倜儻不喜治家人生產顧獨致力於詩每當春秋
佳日茶香酒熟與二三同志撚鬚擊鉢聯吟於花南硯北閒意興所至
率爾休暢造懷指事雅善新聲閒有以詼諧迂異相嘲笑者勿顧也所
居距余家不數里余歸自東川君迺介其友應君西渠出半醒軒全稿

見示而索序於余余謂造物無盡藏惟人所取心聲之興風會代嬗其卓然能自樹立者類皆伐材於古鍊治於心性禾自舒靈牖獨闢故薪火傳而遞變景光燦而常新且夫冶芳絢春而揆天葩者菊有香而蘭有秀也艷姿傾國而寫妍態者燕自瘦而環自肥也詩至今日而家握隋珠人懷和璧取雋於神韻之外運奇於格調之中幾於巧極工錯文章之道與時變通君殆聞風而興起者歟觀其抒寫性情葦甲新意險破鬼膽妙解人頤巧而不入纖質而不近俚自非冰雪聰明而又沈浸穠郁於陶謝韋孟香山放翁諸大家鎔裁而陶冶之其能吐棄塵腐擺脫筌蹄若此而大致與宋之楊誠齋今之趙甌北兩先生爲尤近所作筆銘謂惟新惟真兩字汝獨蓋庶幾得失寸心知者而昧者猶汨沒於塵飯土羹之見動相訾議是不知吾法中有廣大教主而夏蟲不可以語冰也惜乎梅川先生早歸道山不獲見君之所造就余獨嘉君之不

忘辦香而能獨標新雋爲可傳也輒并數語於簡端質之西渠其不以

余言爲河漢也夫

寶香山館集十六

張氏

秦青

小東山草堂文鈔

十卷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

存

永嘉張氏刊本

文章之有駢格猶詩之有今體也貌不同而源則一周秦兩漢以來若屈平宋玉李斯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王褒之屬瓌采奇藻固已由質而日趨於華嗣是而體成於東京公流於魏晉極盛於六朝三唐至宋乃一變而格稍卑矣偏解之士高語起衰往往薄駢文爲應俗不知少陵不廢江河之說蓋指四傑文言之而昌黎作滕王閣記亦謂名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此杜韓於文章流別所得者深故其持論宏通若此非若後之人斤斤於駢散體貌閒也夫駢散者文之外焉者耳語其精微

則必本之以靈心運之以真氣幹之以風骨而後修之以雅詞用能沈博絕麗淵懿茂美斥遠凡近與古文殊途同歸而區區抽黃媲白悅時人耳目者固未足多也永嘉張孟平同年嗜古饕奇出其素蘊發爲詞章駢四儷六窮妍極妙於排比鑱積之中能閒以疏蕩之氣望之錦粲霞爛而其致淵然以清意不爲辭掩蓋非僅以抽黃媲白爲能事者乃復歛然不自足而以所業見質且屬爲序子何足以益孟平哉顧聞先輩之健於此事者其持論皆謂與古文相表裏孟平深造不息底於大成將合東京魏晉六朝三唐爲一爐之冶淵色古音高格宏愔上可以潤色鴻業銘介邛而勒燕然下亦可吐納英華發揮情性如詩之有古今體皆出於心聲要爲可傳而已此一編也非卽大輅之椎輪增水之積水平道光元年春正望九日侯官年弟林則徐序

夫晉朱麗辭胎乎漢魏韓柳振起不薄庾徐原其文體異條共幹合軌

分涂彥和所謂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者也李唐以下離析迺甚青絳隄
本金翠綴脰伋侈剪裁之工銓務切合之巧兩宋頽靡遂無足稱八代
衰弱輒因啟謗此則鄭曲雜雅謬訾縣律之宛櫛醜女效施并憎巧笑
之容態矣孟平先生枕蓀藝文顓嫺駢耦元瑜之鬻采臺閣孟公之蜚
英簡翰植機之擅能頌讚蔡樊之致美序篇靡不如青儷白裁霞製雲
鬱若崑鄧翎如匏竹挾伋銓以超乘滌庾徐而丐靈使覽者眩豔夸飾
欲蔑兩宋而方八代苟卿有言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今於孟平信
之余頗同嗜芟謝能揆華媿許楊修之定文竊比元晏之歎慕有慙惶
引聊志傾誠云爾道光五年天中節福州梁章鉅謹序

咸豐永嘉縣志十二嘉慶十二年丁卯科舉人張泰青亞元

案張河丞泰青以舉人入貲得官需次河壩工駢體文所刊行
文鈔凡七十四篇藻采富麗頗近陳檢討維崧惟琢句過工間

傷纖靡未能上溯六朝下規四傑耳末二卷皆乾嘉間代達官

進呈 萬壽謁 陵詩頌樂府及謝 恩表摺蓋亦需次河工

時所作也

周氏 吾 靈山草堂集 羅陽詩 始二

未見

羅陽詩始二周吾字子台別號穎翁原名天拱布衣著有靈山草堂集

林氏 文翰 待鋤草 羅陽詩 始二

未見

羅陽詩始二林文翰字藻文號心齋邑諸生有待鋤草

周氏 陵 黃葉山莊集 羅陽詩 始三

未見

羅陽詩始二周峻字子畊號怡雲有黃葉山莊集

曾氏瑣松亭遺草羅陽詩始三

未見

羅陽詩始二曾瑣字寶鎮號癰甫邑廩生有松亭遺草

案曾癰甫瑣爲復齋知縣鏞伯子年十八入邑庠尋補廩膳生

汪總督志伊撫閩聘復齋主講正學書院而延癰甫爲諸子師

嘉慶辛酉應浙江鄉試卒於杭州復齋甚悼惜之其荅李生合

和書謂其制行非法不言非法不行其事親視于無形聽于無

聲復齋文集十八蓋亦篤行士也

董氏正掄能不言齋詩文稿羅陽詩始四

未見

羅陽詩始四董正掄字引叔號文竿晚號泯翁邑廩生著有能不言齋

詩文稿

董氏旂太霞山館文集

四卷

存秦順董氏刊本

秦順詩人董霞樵先生卒二十五年其季子盼謀於余門人周禧始得刻其所輯羅陽詩始四卷更數年其文夫盧贊周始刻其所爲湘南集一卷而盼又哀集先生遺文及詩屬余刪定與陶薌圃延之周禧謀續刻文削削甫畢而盼又卒矣可慨也先生未刻之詩又誰爲竟其緒哉先生詩冲雅溫厚卓然中唐名家其爲集富甚經亂頗散逸而湘南外尙可得千首文裁數十篇耳半多酬應之作度亦有佚者然如論秦順利弊書通達治體釐正鄉賢議詞氣嚴正凜然有不可犯之色泉山記則婉而多風退之毛穎柳州梓人之亞也文雖不多彌足珍已余聞之昔者李石農方伯之觀察我甌也以風雅提倡兩郡士時則青田端木

太鶴永嘉陳春隄瑞安林石笥泰順則先生皆以能詩被寵異後藩蜀招先生往至甫四十日而方伯遽卒無子幕中賓客星散獨先生留經紀其喪力謀於當道爲立後並定其詩文集刻成之乃去故太鶴贈詩有書生風義動諸侯語蔣礪堂制府時自浙至蜀議留先生長錦江書院以諸生不中例不果於其歸也書抵浙大吏盛稱先生學行爲浙中人物第一流推獎甚至由此主處州蓮城書院者十年然則先生固不可以詩人盡遇雖窮而名滿天下矣泰順在吾郡爲最荒僻自明景泰置縣後人文寥落無大表見於世者顧乾嘉以來曾鯨堂大令以經學古文鳴董眉伯進士以詩鳴近者余老友林太冲廣文博學善著述耄耄不倦不幸今歲二月亡矣茲序先生文固不能無老成凋謝之感又未嘗不幸其邑小而多賢而諸老餘風流韻之所被必將有起而賡續之且恢大之者又何慮於先生未刻之詩莫爲竟其緒也哉是爲序同

治甲戌十月瑞安孫某拜撰

仲父止庵先生序

霞樵先生有心維持風化君子也猶憶道光己亥余年踰冠應鄉試時先生已耆不與試適僑居武林余修禮造謁先生喜誘掖後進相接以誠且頻枉顧談今論古藹然可親然於後生跼弛爲豪者絕不假以辭色溫而厲和而不流前輩風規真覺可敬忽忽卅四年而老成凋謝亦二十餘年矣今春余擬赴杭道經甌城詰嗣少霞四兄將以先生文集授梓冊中先生手蹟祇六篇餘皆旁人代錄不無亥豕之訛少霞屬余謄清展讀之下髣髴親聆塵譚時也竊惟先生性情真摯敦古誼每歎風氣日下慨然有挽回之志往往形諸坐論時或流露於筆墨間然則聲歎雖杳斯集具存卽伊人宛在爰略正譌字并綴數語於末聊誌典型之感云同治壬申孟夏月同邑後學勉之甫林焯謹跋

太霞山館詩稿

二卷

存

泰順董氏刊本

湘南遊草序泰順董子霞樵始獲交於杭州崇福禪院讀其詩原本性靈雋永有意味與往還者久之後余之江淮之齊魯之京師十餘年不相聞每與友朋談及未嘗不念羅陽有詩人焉霞樵別後嘗從鯨堂師游東安復之西蜀爲李石農方伯商訂詩文俞學使延之幕中交游益衆見聞益廣江山磅礴之氣入其胸中濡其筆下悉見於詩癸未歲自四川歸余適自京師至把手狂喜共敘契濶出其湘南游草屬余爲序詩不虛作凡所抒寫本之以性情緯之以新色霞樵之詩於是乎變而益上矣而余有進焉以霞樵之學之才宜乎見用於世不但以詩鳴或和聲鳴盛與皋颺夔拊賡歌於廟堂之間雍容揖讓鼓吹承平此其宜也乃徒託諸弔古懷人之作自寄其抑鬱無聊之意激昂慷慨情見乎

辭余讀其詩未嘗不望其進也因序之他日請念焉永嘉周衣德再拜

張氏森仙樓吟稿歐乘補十一

未見

歐乘補士溫郡學陸曉峰先生嘗稱張柔木春草詩最綿麗可喜他詩亦皆警鍊不知柔木爲誰時馬蔚霞爲余詳述之始知其名森字樹之柔木其號也平生以冶銀爲業著有仙樓吟稿原注鄭星舟雙槐軒暇筆張丙光子名森字柔木亦能詩工雅過于乃父著有山樓吟稿泰順董霞樵爲之閱定之數子者何害其爲貧賤原注陳鏡帆遇春筆記十二仙樓吟稿董霞樵選張柔木箸未刻

鮑氏作雨

鮑雪樓遺詩曹應樞茹古堂文集一

未見

曹應樞序詩文者聲心者也於載籍爲忘形以古人爲託幹根茲動達

眞氣成色譬女貞冬青之林外貢蒼潤體操益謚讀雲樓先生之遺詩而破觚爲圓繡悅成藻者庶知屏焉五古觴溢唐初筏源魏晉其最著者餘古律則讓西正宗劒南別子派系所屬寢饋不忘亦辭貌其情矣而唐苑花愁玉門柳怨右丞供奉之技形諸斷句非出曼聲某然燈照心汲雪漱齒取是集莊誦如遇先生於古琴之旁寒硯之北相與敦盟正始滌味稀聲而攬古會悲思舊引慟豈斯人不作而賞音并遐耶

堂文集一

鮑氏臺一栗軒詩文集

六卷

存

平陽鄭氏刊本

某未冠時輒聞石芝鮑先生以詩古文鳴歐閩閒隱居授徒耄而篤於學吾郡稱老師宿儒者未之或先私心慕之願自以年少學淺未敢脩

贅求見於門下而傾倒於先生者則未嘗一日忘也歲壬寅自京師歸始謁先生於龍湖書院年八十餘矣視聽不衰從容善談論矍鑠如五六十時益心異焉一日過余於陳氏寓出所著一粟軒詩鈔見示並命爲之序某受而讀之竊謂先生之詩靈機內運煅鍊自然質直之旨雅近香山古淡之音直追韋孟而其胸次浩然性情篤厚未嘗有感時嫉俗之言與夫憂老傷貧之意蓋先生志潔而行芳質樸而學茂修道養壽脩然名利之外故發而爲詩冲融淡妙其拔出塵俗不可以道里計也譙陋如某何能費一詞於簡末然先生數函書來京師督序甚急其又敢辭因就平昔傾倒之私心及管窺於先生之詩者敘其梗概以質之先生尤望先生之進而教之則某之厚幸夫道光丙午閏夏月里後學孫某書於都門宣南寓廬

仲父止庵先生序

石芝鮑先生吾鄉宿儒也少爲諸生有聲庠序屢試不第以明經隱於

靈峯瀛水閒六十餘年日與門弟商歌洛誦斷斷如也人皆惜其不遇而先生漠然無介於心若不知人世閒有窮達事者獨好讀書爲文章所著詩文皆裒然成集歲辛丑劉明府崑園聘主龍湖書院璜不時以詩文進質追隨杖履承先生知愛不以璜爲愚時以所作見示益知先生之所得于中甚深且厚故其發爲詩文皆和平中正有裨益於人心而無愧古作者之意今日年逾八十所作既多往往散佚璜懼後之學者慕先生之爲人而不獲讀先生之書身爲弟子不得辭其咎也雖先生學不自足不欲出以問世璜等其敢以自謝乎爰與方商臣丈謀梓而傳之使後之慕先生者有以讀先生之書見先生之爲人則先生之心可以少慰卽璜之受知於先生其亦可以無負也歟道光丙午季春月受業門人鄭兆璜謹識

文字之緣有默相維持不謀而合者余於石芝先生素無傾蓋之歡撫

塵之好自從桃湖見其詩推爲逸品致書於華友棗園道欽慕意先生自此樂以所作相質郵筒往來無虛月道光元年合刻蘭社詩因得領全咏之勝瑤臺控鶴飄飄然有凌雲氣非學青蓮而神似者不能爲擊節嘆賞久之有告於余者曰先生天性高曠近又瀏覽邵子先天圖究其環中之祕以壹志凝神爲務於文不多作偶爲人作傳記贊序率臆抒寫自然成章非僅僅以聲詩自鳴者然余與先生交久先生虛懷若谷嘗以散體推棗園駢語推予謂非已所長不肯出以示人予甚疑之辛卯春余至平邑先生坐則燈對臥則床連行則舟隨路過龍湖義塾始見其駢體散文各數十篇喜甚爲盟薇讀之駢語宗法晉魏散文摹倣歐曾一種芳芬悱惻之意溢於楮墨之外有才若此而不以示人是何異家有尺璧而燕石棄之也嘗慨合刻六人迄今凋零過半獨存余與先生及南村三人南村官海外余需次都中不得與先生見惟此詩

文札牘鈔隨行篋感意氣而通神明耳今幸而一粟軒詩前已雕梨駢散二種急須付梓俾後之人誦其詩而知其志讀其文而知其情有愈久而彌彰者當不徒文字之緣默相維持不謀而合與同社諸友紬繹而欣賞之已也道光壬辰中秋愚弟林滋秀識於都門福州新館

經濟與文章相表裏者也故儒者爲學本經濟以發爲文章國家掄才卽文章以覘其經濟士有掇巍科享厚祿大而秉鈞當軸霖雨蒼生小而出職方隅膏沐草野其功名赫奕乎當時其事業流傳乎數世若是者人謂經濟之恢宏吾謂文章之發越也若夫老師宿儒閉戶潛修著書爲樂詩文自娛議論挽回乎風氣簪述沾丐乎後儒辭榮守道積於身而孚於鄉矩步繩趨周行示我使風有自厚化有自興其贊助乎治理者豈猶在人耳目間也是文章卽經濟之見端也吾故曰經濟與文章相表裏也癸卯初夏余權篆橫陽又攝章安因公行部二邑間竊思

夫雁宕龍湫之勝扶輿蘊結之奇鬱鬱乎氣佳哉此荆公所謂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櫛栲竹箭之良材皆由山出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必屬之於人吾是以知其中大有人在焉龍湖掌教鮑石芝先生有道士也行年八十敦行不怠力學不倦見余彊恕堂文集謬爲許可因錄其平生所作文辭若干卷乞序於余余閱其文權奇倜儻抒寫性情動得古人勸勉意不僅雕鏤組練極眾人之炫耀爲也是所謂本經濟以發爲文章者非耶吾於是而知山川清淑之氣之所鍾非偶然矣因樂而爲之序時道光癸卯年中秋前二日中州李道融拜譔

華文漪故文學鮑敬亭先生墓誌銘邑有聞人曰鮑石芝者才高而學博行安而節和有聲郡庠甲戌歲以明經進籍成均

達原齋文鈔三

案鮑歲貢臺號石芝平陽人明給事中輝裔孫

見華文漪鮑敬亭墓誌

道

光閒主講龍湖書院卒時年逾八十一時推爲宿儒其集門人鄭古漁兆璜所刊詩二卷先刻成家中父爲敘其首後又續刻駢文及古文各二卷皆合編爲一集其行款敘次紐襍無緒集中所作以詩爲甲體律修潔文采亦復可觀駢文則風格未高扁跋壽敘衆衆盈卷尤非古人所有古文規模寬博勝華棗園而俗調未刊則不及棗園之尙能軌步八家者也

華氏

文蔚

逢原齋文鈔

四卷

存

道光丙戌刊本

昔人謂作史貴才學識三長予謂爲古文何獨不然蓋古文當以空行以神運而實從醞釀深醅後得之學不博則不能善取又安能善棄識不精則蔽於古人之成說而不能迎刃以解才不大則不能運掉如意

卽有學識亦形蹇滯而不克了然於心手之間然則襲積餽飭者非古空疎者尤非古也顧今人率囿於帖括卽兼治古文矣而或規規然襲其形貌作奇崛語以爲近昌黎摹頓挫處以爲宗六一及覽其篇率不過弔死問疾舟遊巷飲之作而已體格卑卑而漫斬不朽嗚呼是又烏足以不朽哉吾友華君某園自少嗜學鑽研典籍晨夕不懈所爲詩文皆力遵正軌余每讀其所作但覺其一片心靈精光炯炯實能出入於前人故冊中而謝華已披啟秀未振者予於其文但有擊節於詩則時有彈撻然某園無不應時改定以求完善蓋其心至虛故能取善於友其有未得之於友者則兼能取善於古人而所成就遂至於此余嘗許其於作史之三長殆無愧焉世有識者覽其所著必有以諒予言之非阿好也福鼎愚弟林滋秀紉秋氏拜撰

三卷

存道光丙戌刊本

嗚呼此吾菴園先生遺稿也先生與余素無面晤第有神交札牘往來以詩文其商榷已十有六稔矣同堂至契無以過之辛巳春合刻蘭社詩畧客夏囑余代鐫其全集未蒞事而先生遽於九月中旬謝世慟何可言今幸其集告成傳播四方先生雖未及親睹而生前所欲爲之業於此而就卽余少效微勞亦得報古人於地下也悲夫道光丙戌冬日滋秀又書

案菴園華 貢文階平陽人平生喜爲古文其與林紉秋孝廉

書二

文鈔謂有宋諸大家皆法昌黎而曾南豐尤爲湛深經術深

厚之氣絕類漢人有蘇王所不能爲者朱子學之得其神王邇巖學之得其法我 朝方望谿亦復稱爲能手諸公旣絕塵而

奔某亦願循途以企云云蓋亦能由桐城以上溯八家者故其所作大率簡要有法波瀾紆折亦閒似震川惟專宗南豐不甚學步蘇王故少縱橫馳驟之作鮑石芝荅林紉秋書謂某園文醕正處無可議嫌邊幅稍狹耳

一栗軒文鈔六

其所評亦致塙也詩三

卷亦清瘦不俗其論國朝人詩取宋荔裳施愚山王阮亭朱

竹垞黃莘田而力廣袁枚爲野調

亦見與林紉秋書

固異於流俗之稍

通聲病卽尊隨園集爲鴻寶者矣

項氏

彙

且甌集

九卷

存

瑞安項凡山以其仲兄叔明先生遺稿屬爲校定留寓齋數月暇輒讀之客有能詩者過余與其讀焉其中多遊覽山水之作客曰天台雁蕩

我曹夢想不得一至者讀叔明詩恍如置身其間且得賢主人導以登陟而歌咏之聲與山水清音相應答也若叔明者方諸古人其謝康樂乎余曰子誠知詩者然未知叔明之爲人也叔明早謝時名遠聲氣凡所交游多積學砥行之士假令今之郡守有如康樂者文章雖美吾知叔明必匿迹不與相見也乃出几山所爲仲兄事畧以示客客讀而嘆曰異哉叔明伏處之士於邑之水旱與其弟私憂竊計以振救之其視身爲郡守不關民訟惟事遨遊及居會稽屢求決湖爲田不顧取利者誠不侔矣雖然叔明專力於詩弟妹皆秉其教其家之男子女子子各有能詩聲以方謝氏蓋庶幾焉余曰子之論似矣猶未知叔明之深也叔明雖篤嗜於詩其教人必爲有用之學廣坐論議有不合不斷斷辨徐取書傳之足與所論事理相證明者指以示人曰試詳讀之子弟有過亦然蓋叔明博覽古籍於古今興衰治亂之源民生利害之故及前

言往行之可爲法戒者必多識而審思之不徒資以爲詩此几山所以
有望於讀叔明詩者得其志意之所在而悲其徒以詩見也若必求其
似於古之詩人曰某家某家豈真知叔明者哉客曰然乃論次以爲且
歐集序集凡四卷此集刻本九卷此云四卷者蓋作序時全稿尚未寫定也古今體詩六百餘篇起
嘉慶戊辰訖道光辛丑叔明年五十而卒卒後數年子瓚琪所編輯者
叔明諱霽自號雁湖咸豐三年歲在癸丑甘泉鄉人錢泰吉拜識於海
昌城東寓齋立冬後十日謹書

夫扶輿靈異之氣鍾之珍怪物及賢人君子時見符采隱見山澤星芒
雲色俾占候者望氣而知當之者之所在其爲氣或一十年或數百年
而閒一見恆人耳目不能得之士人文章根於性命其精符所蘊亦如
怪物畸人其爲氣也得之厚而養之深恆不自彪襮若隱俟一二同氣
者相與推其人事之精能有當於造物相須之數豈偶然哉山人項君

雁湖先生少沈酣典籍鏤而不能舍乃以性情學力之所積時而見之於詩樞以姻婭舊交時得窺其勝概而每自愧爲未足深知山人也中翰端木太宰師與山人有素丁酉秋自都門歸山人質以詩一帙約百餘篇今春僕並得見示因欲卽太宰師評別偶未及詳者爲山人竟言之五言沈鬱跌宕具超曠一世之情無憤嫉于時之意七言奇俊縱恣精意所結不欲矜才炫博以馳騁其詞五七律深情逸旨循環相生要其大致出入李杜韓蘇並涉意于六朝中唐而不欲規撫其形似麗詞古藻得之楚騷者亦復不少君詩篇什富今所見者五之一而已卓然可名如此吾甌南宋時四靈以五言胎體晚唐清雋自擅遂以詩學名元明時李五峰胡各以奇峭縱軼之詩才得以單集行於後而鄙人管見所及覺古來大家真源接衍異同之旨如山嶽河海地脈鈎連洑流匯合未嘗不有相去千萬里而遙後之人吐論之際風翰之閒淵

然於分支別給內由其歸趣以得其統宗則非僅近時中難其人君能
統會古人之源而不專一二家之勝其得傳於後無疑吾不能逕謂君
之詩於甌中前無古人而自來甌人之以詩名家者得有君而不能專
美於前從可知矣僕少時得君相剗切於詩文深幸君之得爲傳人而
并願後來從事於此者有以廣君之傳亦舊時伐木嚶鳴之意也夫道
光戊戌閏四月上澣曹應樞秋槎甫拜撰

張氏振夔 介軒文集

十八卷

詩鈔十卷
文鈔八卷

存

永嘉張
氏刊本

同治丙寅某在杭州旣爲磬菴張先生銘墓而先生之子碩復以先生
所爲介軒文集見寄求爲之序予爲訂定其可否因詳論其辭義之美
以示鄉之後進且曰由先生之所作而深求之則可以漸致於古人而

無難予豈欺鄉之人哉蓋予於先生之文盡心焉爾矣昔宋之南渡吾
永嘉諸先生之學嘗極盛矣而其文章尤美者曰水心葉氏止齋陳氏
止齋之學最深於經而其發爲文章則子長永叔之流也水心之學最
深於史而其發爲文章則賈生蘇氏之流也二先生之書今猶具存吾
鄉之人能讀其書者鮮矣讀其書而能知其意尤鮮矣至於由止齋而
知其可以爲子長永叔由水心而知其可以爲賈生子瞻又豈可人人
而語之哉蓋鄉曲之士習於所見驟語之以子長永叔賈生蘇氏未免
畏其難也引之以水心止齋之爲學將有欣然從之者矣驟語之以水
心止齋猶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近時作者如先生之爲文則必有奮
起追之者矣夫文章之妙具於人心而其精深變化之故皆可以學而能
也遠望數百載以前而以爲不可幾及幸而同生鄉里之間則又以其
近而忽之是亦不學而已矣故予於先生之文尤盡心焉而復申其說

以爲之序使鄉人知讀先生之書而進而不已卽可以爲水心止齋亦卽可以爲子長永叔賈生蘇氏也則永嘉諸儒之盛其將復見於今乎是在勉之而已先生淡於榮利生平獨嗜讀書故所詣之精如此其歷官行義已具於銘幽之文者茲不具書庚午七月同郡後學孫某書於金陵

吾郡二百年來士鮮以功業垂世至文章卓然可傳者亦不多見豈學術顧有資勢位哉踈伏里巷無所聞見則志氣衰惰亦自安於淺陋而已矣然以衣言所及見如鮑先生作雨之易注曹先生應樞林先生從炯項先生叔明之詩方先生成珪項先生几山之博雅皆足以抗衡古人士亦貴自立耳今得張先生介軒詩文集旣盡讀之其文則歐曾也五七言古詩則韓杜也而言行之篤實平正亦不失爲程朱之徒益喜鄉先輩流風遺韻尙有存者夫以衰惰之志氣而驟進人以程朱韓杜

歐曾必且以爲不可及至如先生則非鄉之人所望而生畏者也故就先生之書詳加論定其精神用意之所在必表出之務使了然心目將導後生輩以學先生能學先生則必求進於杜韓歐曾而知程朱大賢之事固有所不能自己矣此亦予不得已之苦心也讀先生集者其無以予爲妄哉同治六年十一月瑞安孫某記

永嘉張先生與青田太鶴先生皆先君子莫逆交太鶴以女歸我仲兄咸先生亦以長女妻坤爨校刊太鶴詩集有疑義輒以就質先生頗獎厲之今先生歸道山又數年妻弟碩謀刊遺集攜先生所箸介軒詩鈔十卷見示坤受而讀之竊謂先生詩固足與太鶴相伯仲而樸茂醖正尤自肖其爲人吾里孫琴西方伯亦謂先生古體直逼韓杜可決其必傳趣付梓以問世坤向旣刻太鶴集以成仲兄之志豈漠視先生詩而無以慰妻弟願耶剞劂之費夫何敢辭獨念先君子旣以兩先生爲益

友亦冀坤數數請業稍得其緒餘足自立也而坤以下駟之材迄無所就兩先生既不久居人世杳杳儀型追思若夢欲再聆其謦欬徒于遺編牘墨之中想像萬一而坤亦忽忽殆將老矣茲迺僅以校訂之役附名簡末自幸歟實自慙爾同治庚午夏五月瑞安洪坤謹跋

曹氏

應樞

茹古堂文集

三卷

存

唐氏刊本

僕來安陽半載矣罕有以文字交者往歲重九登高隆山斐然有作傳鈔於外則有摘其字句以相嗤笑者置不辨也學舍數椽低牕短榻修篁玉立閒以叢蕉牆垣外文貞冬青之木孤松勁柏之株翳翳森列雖蕭辰肅月而蒼翠之色皆盈睂睫天有微風刁刁焉騷騷焉聲徹空外意有所會或詩或文率于斯時得之曹秋槎孝廉青田端木太宰中翰

之高弟也於它處見所作惠然來與之論文相合也論詩相合也往還
既熟形迹胥捐則與之縱論千古來治亂成敗之事九等中人物高下
之殊莫不相合也嗜好所不合於人者茲何以獨合於秋槎也抑獨合
於秋槎者乃其所以不合於人邪秋槎閱旬日必來譚藝必竟日去或
風雨不得談代以筆獻歲十日驟寒中人僕方擁溫鑪煮茗苦思作冷
句以自遣而秋槎遣一价以文橐至狂喜亟讀漏三下不釋手秋槎之
文其簡練也得柳州意其峭折也得半山意其盤屈而恣肆也得韓蘇
意至於植體於漢魏而不爲艱深之詞討源於莊列而自有其宕折之
致沈思獨往意與古會則自成其爲秋槎之文秋槎之論文曰於似不
構思處見思之深於不必見才處見才之蘊夫古今作者豈能有加於
二語外哉僕將何以益君也雖然流播於外亦安知不有摘其字句以
相嗤笑如僕所遭也者我知秋槎亦惟有置而不辨也嗟乎太崔往矣

誰與其讀秋槎斯文者是爲敘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孟陬旣望長興
朱紫貴拜譔

右茹古堂文集三卷合前梓梅雪堂詩集十卷先業師一生精力畢萃
於此師彌留之際諱以此命勲大懼負師命而手澤之就湮也鼂勉督
促先後告成用是竊自慰而益信師之靈之有以呵護之也獨念師平
居有教無類斷斷以扶掖後進爲己任今門下士居顯位負才名者不
少而區區文字之留貽乃獨責之垂老淺陋之士斯則勲所撫編自愧
而誠不能無亥豕魯魚之懼也夫咸豐五年正月望日受業內弟唐虞
勲銘亭謹識

校者案此下當有梅雪堂詩集一條原稟偶遺之

陳氏乙鳳廨齋詩鈔

二卷

一粟軒文集五

未見

鮑臺敘嘗謂工於詩者不亟亟以詩自名者也惟不以詩自名故瀏覽於諸子百家閱歷乎人情世故感觸於山川風雲鳥獸草木蟲魚之狀類鬱積久而發之以陶情而適性有不斲工而自工者吾於陳君黎閣之於詩得之矣君蓋不亟亟於詩而工於詩者也猶憶四十年前其尊甫南溟翁嘗稱詩於環橋豐岫閒號召名流相與唱和郵筒往來無虛月適園中鼠姑盛開賦詩譙飲預宴者十有餘人予先君亦與焉得句云可憐西子無雙豔不落東風第二花翁擊節嘆賞不置時君尙幼稚而夙慧過人蓋其家學濡染有素矣迨嘉慶己巳年余假館於荆山之麓君以翁命來問業惟與同社數人以制舉文相鏃勵文甚工其年卽補博士弟子每試輒冠其曹因餘力及於詩願不多作偶出一二皆可喜者亡何戰執於省闈屢報罷鬱鬱不得志遂肆力於詩以素所蓄積者發之故於詩遂多是歲過其鳳所齋得覽其全帙焉其言明且清其音

和而雅其登高懷古諸作酣嬉淋漓神與古會縱橫綺麗中而風神諧
暢情韻不減於骨肉師友一篇之中尤三致意焉技至此可云工矣顧
我有感焉計與君通家二世於茲數十年矣風花飄瞥日月易於上顏
貌變於下今余髮種種君亦鬢鬢有鬢非復少壯時景象矣豈真詩之
能窮人耶吾聞之昔高達夫詩人也年五十猶爲人掌書記厥後節度
西蜀爲時名臣人固有難於先而易於後者君其圖之毋恃其所已能
而進於其所未能他日以揚風扪雅之才爲清廟明堂之奏和其聲而
鳴其盛豈不偉歟余雖老髦尙將拭目而俟之

一粟軒
文集五

鮑臺陳藜閣墓誌銘君諱乙字震雯號藜閣世居平之豐山髫齡時
風神秀異穎悟絕人與弟謨有二難之目嘉慶己巳年余假館荆山君
來問業年才弱冠其年卽補邑博士弟子旋食餼其爲文戛戛獨造不
盡遵有司繩尺大比歲試輒報罷自是發憤捨舉子業而從事於詩與

同里黃雲谷茂才居隔一水往來譚藝月鍛季鍊不遺餘力所箸鳳研齋詩鈔二卷雄奇跌宕恣肆縱橫不專主一家而於本朝新城王公精華集中獨有神悟幾於具體而微予嘗爲之作序以高達夫期之初不意其僅一進籍成均年五旬有一卽賁志而歿也

一粟軒文集六

曾氏賢

金石聲齋詩存

一卷

存永嘉曾氏刊本

曾氏

元琳

太玉山館今體鈔

一卷

存永嘉曾氏刊本

蓋聞馨香奉社徒寄藩籬奴僕命騷不依門戶所由自我作古語必驚人對客揮毫才非罵鬼矣然十年面壁豈眞詩有別腸一縷心香不覺

詞臻絕頂若吾友曾子璘者枕藉秦漢凌轢嚴徐有仲治之才兼茂先
之博恣汎剝之單慧啗食心思斬亂費於片詞明分舊事琴歌酒賦楮尙
卿締其古歡文律言泉硯淬妃修其慧業是以暝寫晨書之暇庚瓢乙
卣之間奏金石以鏗鏘恣京都之研鍊一篇跳出紙醉金迷數字吟成
珠零錦粲多多益善增玉壘之千兵汨汨其來湧璇泉之萬斛官樣不
輸於鳳閣才名久重於雞林非所謂當世伯喈後來王粲者乎僕也幸
同硯席叨列金蘭均幽摯於胡叟韋絃訂新盟於越人車笠推誠耄耄
日親夷甫元談載悅轉轉時示永明禁體常疑君有仙骨修到梅花每
坐我以春風拾其香草而乃彥和博學轉從沈約而獻書子建多才偏
向仲卿而索序自慚薄技敢助引嚶豹窺一斑鳳析半羽帙貯邱遲之
錦函團荀令之香定疑太白重來孕含千古合許小紅低唱傾倒一時
劇目鉅心突入鍾嶸之室雕今潤古誕登表聖之門固知劈衍波之箋

化仙霞而欲去擲凌雲之管書花葉以同清客有播曲郢中摘其佳句
予竟舉頭天外得此大觀道光壬辰嘉平月祭詩日愚弟徐雯拜序於
小赤壁山房

永嘉之曾爲吾郡望族其先嘗顯宦往時臺榭花木之勝甲於一方宗
族姻黨歲時聚會觴咏鼓歌輿服雍容閒雅甚都恍然承平故態也獨
子璘曼琴兩君皆窮而工詩子璘天資神悟博極羣書其爲詩學李太
白黃山谷而汪洋恣肆放乎繩尺之外高才逸氣傲睨一世詩愈富而
境愈窮年裁逾五十而死死且無子曼琴則誠篤溫克言笑不苟詩不
多作而性情真至如其爲人舉道光乙酉拔萃科卒亦無所遇老而授
徒於怡園兩君旣歿其從父竹史先生檢得其遺詩屬余兄琴西選定
之子璘之詩幾五六千首猶有散佚未見者其富如此余兄痛爲刪存
尙得三四百首近體居十之九曼琴詩旣不多又不盡畱稿故僅有存

者然亦足以傳曼琴矣竹翁將謀鋟版而遽下世哲嗣秋媚復集賁合刻之而以其尊人所遺襍箸數首附焉竹翁畱意文獻凡吾郡之善詩書畫者雖殘縑斷簡皆藏弄唯謹況其爲一家之集哉秋媚善承先志尤可敬也子璘負詩名甚盛余恨不及與之游而曼琴當咸豐三四年閒與余相聚於怡園最久深服其踐履篤實勤學好善無愧於古之賢者詩尙不足爲曼琴重也竹翁父子閒余亦雅修紀羣之好故樂斯刻之成爲題數語於卷端然而俯仰昔游不能無宿草之感矣同治庚午六月止庵孫某譔仲父跋

林氏大椿求是齋詩鈔

三卷

存同治甲戌刊本

自序南戒一域大海環之登山而望有詩境焉若夫波濤萬頃奔騰澎

溟涬星浴日浩無涯
涖吾見諸少陵謫仙昌黎東坡魚龍曼衍寶藏充
盈瓊形詭狀光怪陸離吾見諸義山昌谷樊川五川風和日麗水波不
興一艇夷猶翛然物外吾見諸香山放翁露白葭蒼風景高潔爽氣襲
人毛髮皆慄吾見諸東野聞仙島媚山明泉流花放渟蓄潌洞涵游自適
吾見諸襄陽摩詰此天地之奇觀實文章之偉觀也若夫溯源星宿濫
觴崑崙則漢魏樂府而上及三百篇矣以此言詩詩豈易言然則吾將
淺言之吾家在澗濱廣不五丈深半之可持竿而度也然一勺之多觀
海者所弗棄孰謂此瀾瀾者之非水耶盈科而後進異日或可至於海
顧其量則淺甚其諸枝流汙港之稍足泳游者乎是說也吾嘗持以評
吾詩謾士林大椿自題

又序西越之鄙人行歌于野其言颯颯如怨如慕不復知陽春白雪之
何以稱焉薛譚過而聞之曰嘻此何聲耶宜倨而句將墜而抗節簇之

不諧絲篴之不叶曉曉焉愁置吾耳此何聲耶他日以語秦青青曰是何足異是山林之野人也鈞天廣樂之音清廟明堂之奏平生所未聞老身長子所習者下里之詞耳發而爲歌夫何足異且子不見夫春林之黃鳥乎飛翔乎山梁之上栖遲乎澗谷之間頡頏其羽睨眄其聲自許其適乎律呂也謂天下之能鳴者莫之及矣洎引之以九皋之鶴高岡之鳳鳥且自悔其所鳴之小矣鄙人之歌其類是夫且物生而有形卽有聲聲者天之所賦賦工則工賦拙則拙賦雅則雅賦鄙則鄙其工與拙也其雅與鄙也順性而然而無不然是謂天籟天籟者眞意之謂也於鄙人乎何嫌譚唯唯而退乙卯之春鄉人有徵歌者客以秦青之言進航山子方編詩喜其說之與己合也遂詮記之以爲自序

垂涕集

二卷

存

同治甲戌刊本

予年十八九在邑校從城中曹先生秋槎游學爲時文其時樂清林君大椿恆軒亦來從先生學曹先生雖以時文名然並治古文辭故予與恆軒亦時從先生學詩恆軒年稍長於予貌侵而氣樸見人輒闇默無言在邑中尤不輕與人交雖予亦不能時相見往復論議其後予至樂清一訪恆軒始得見恆軒所爲詩予甚善其五言古詩質實有義理以爲可傳又十餘年予自京師歸復見恆軒於郡城出示其詩詩益進而竊歎恆軒髮鬚半白矣其後予官京師久恆軒不幸遂卒前年予在金陵仲弟書來言恆軒詩已得其門弟子刻之獨俟得兄序以事多久不得爲而我弟趣爲序不已蓋予最知恆軒予誠不可無言也恆軒善事父母居鄉恂恂篤謹常終歲閉門教授不輕出獨喜讀書著文於諸儒書及天官歷算家言皆能研精覃思而書皆未成獨其詩可以示世連

應鄉舉卽不中以廩生久次貢國子以卒又無子以從子爲主後蓋天之蓄於恆軒如此然其脩身篤學卒有可見於後世則恆軒之所以自厚者天亦無與也恆軒可謂無憾矣昔水心先生記樂清王忠文公及孝廉錢公司理賈公之祠以謂天下獨知樂清有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者亦我地之所有也而三賢之名遂至於今未嘗以窮達有所先後今樂清之士得名位以才德自見者蓋鮮然使鄉曲之閒果有如熙載元範其人者人亦豈得以無忠文之名位少之哉恆軒蓋知之矣吾鄉諸儒莫盛於南宋而予尤慕薛文憲陳文節之爲學喜讀其書時時訪求其軼事每見後生秀士卽欲導以永嘉之學然苦無有應者夫永嘉之學之美豈有它術哉使郡邑閒皆得如恆軒者一二十人其爲乾淳之盛無難耳獨無如知此者鮮也則於恆軒之詩予其烏能無言也哉同治甲戌二月二十四日瑞安孫某書於安慶使署

曾氏堦零風草堂詩草

一卷

存永嘉曾氏刊本

子璘曼琴爲同祖兄弟於余則同高祖兄弟也二人皆工詩而子璘所作尤富子璘旣死無子家君急檢其遺詩以歸分年爲集蓋子璘所手編也合古今體詩凡五六千首曼琴之詩不盡自畱稿家君亦於其卒後搜訪得之故爲數不多咸豐己未季秋瑞安孫琴西先生僑寓城南家君晨夕過從遂出二人詩請刪定將謀付梓而家君棄不孝去矣良箴懼吾宗文獻凋落而且無以成先人之志也邀集同志合貲鳩工刻旣成而以家君所遺雜作數首附於後摩挲手澤兼懷昔日花樹之遊不覺淚潄潄下矣庚午夏日曾良箴謹跋

曾氏諸小石詩鈔

六卷補編一卷

存永嘉會
氏刊本

吾友小石與余齊年生先後纔兩日故吾二人稱總角交小石家松臺山下有林亭池沼之勝所謂怡園也余每詣郡未嘗不排闥直入相與賞花觀魚爲樂小石無裘馬游閑之好而獨嗜劇飲少時學爲小詩輒麗雅可誦所藏弄古金石法書名畫文籍頗富小石尤善觀書率夜踰丙不臥咸豐初余自粵西歸閒出其所爲無題詩十首端陽坐雨感賦四首見示情詞悱惻余喜其深得風騷之旨而又怪其當壯盛之歲富文史之娛而乃鬱伊善感侘傺無聊無乃非進德養福之方蓋小石天性肫摯時連歲遭弟妹喪怙恃早失同氣又夔年四十膝下孑然僅一女家事填委漫無訾省先世豐沃之規日見侵削門戶冷熱異人情嚮背隨之是以身世之感百端茫茫交集興寄所至遂不自知其哀怨之

極歟未幾鄰部寇警挈家浮海歷明越僦寓吳門者一年山川登覽奇勝在胸筆力奔赴詩愈工而境愈窮歸不三四年遂賫志以歿歿又無子吁可慨已小石素彊健過余性好善樂施予於三族尤有恩自其先世已然此於法當得大年美報而竟如此尤不可解也然使小石酣豢於純袴之中富厚佚樂終其身亦不過數十寒暑奄然與草木同腐耳孰若使之更涉憂患困無所之乃益勤心於文字以求自見於後古賢人畸士往往出此今雖起小石而問之亦必不願以此易彼也是可無恨於吾小石也已今其女夫葉蓉樓將刻其遺詩屬余編定之刻既成請序於余并以小石葬期告余將謀爲銘幽之文以授其家人而事迹不可得詳乃爲撮其平生大畧及我兩人游好之舊序諸簡端用誌余哀且使後世之有以知我小石也同治庚午十二月瑞安孫某序

仲父
先生
序

曾小石先生余弟琮之婦翁也先生卒後遺書散亡殆盡余弟從故篋中得先生詩草數帙持歸時曾君秋岫方謀刻其族人子琳曼琴兩君詩余謂先生之詩過此不刻久且失墜是吾弟之責也乃請於孫萊田學士選定之編爲六卷余又續得數十首增入爲補遺一卷又以鍼鵬詩社唱和之詩附焉合之凡八卷昔謝師厚爲女擇對見黃山谷詩異之曰得壻如是足矣山谷因求之遂從受句法卒爲詩名家吾弟既刻先生之詩尤望其能爲山谷也則先生有知其心不更慰耶庚午季冬姻愚姪葉璋謹跋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二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總集類

宋

戴氏述二戴集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戴栩處州通判戴君墓誌銘戴姓著於永嘉垂百七十年矣知鹽官縣事士先始擢進士第臨江教授述繼之與公會祖中散大夫迅爲伯仲訂經誼史文辭大振鄉人號二戴先生教授與周博士行已游至款而狀舍人劉公安節行實則中散筆也浣川集十

宋氏之才詞林良齋浪語集三十四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二

佚

陳氏一鶚韓柳釋音橫浦集十九

佚

王氏十朋王狀元標目集注唐文類百川書志十九作唐文類稿今從季

書目四之三並無集注二字

六卷百川書志十九季滄葦書目。孝慈堂書目六天一閣書目四之三並作十二卷

未見

百川書志十九唐文類彙六卷王十朋選□□□□□篇

楚東酬唱集宋史藝文志八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

一卷宋史藝文志八

佚

洪邁敘次韻作詩於古無有春秋時列國以百數聘問相銜於道拜賜

告成責言藏事周旋交際蓋未嘗不賦詩然所取正在三百篇中初非
抒意作也蘇李河梁之別建安之七子潘陸顏何陶沈二謝洞庭瀟湘
之闕池草澄江之句曲水斜川之集聯翩迭出重酬累贈雙聲疊韻浮
音切響法度森嚴圓轉流麗獨未聞以韻爲工者高蜀州嚴鄭公韋近
閣本注案韋氏見於杜集最多可指名者恆濟見素由偃讀班諷有夏
之晉匡贊迢等是也不載名者尹書記許事贊善司直郎官侍御少府
等是也獨不見有韋近而諸韋中惟迢自譚郭受來往杜少陵閒有唱
移部杜以詩往復者數四疑近乃迢字之譌郭受來往杜少陵閒有唱
必報率不過和意而已韓詩三百七十一唯陸渾山火一篇曰次韻而
與孟東野變化上下者迺四之一閣本注案韓詩唐李漢編者三百八十
一首宋五百家注魏仲舉所集者三百
九十本朝顧嗣立集注三百八十七篇益以集外者爲四百十三此
云三百七十一恐誤陸渾山火詩集作用韻洪興祖云作次韻者非是
劉貢父謂用其韻者不必次然提此詩不見於世貢父何所據而云耶
韓孟聯句見韓集者十篇尙有有所思遺興贈銀客三篇見於孟集蓋
居酬和諸詩十聯句中使其以工韻爲勝吾知其神施鬼設百出而百
不窮磊隗春容靡紫青而撒膠葛也自夢得樂天微之諸人茲體稍出

極於東坡山谷以一吟一咏轉相簡苔未嘗不次韻妍詞祕思因險見
 奇搜羅捷出爭先得之為快湔湔乎舟一葉而杭濫湏也岌岌乎其索
 驪龍之睡也盎盎乎朝華之舞春琅琅乎朱絃之三嘆也翼乎鵬鶚之
 戛秋空也淵乎其色傾國也詩至是極矣王正德餘師錄四按洪氏
 文集今久無傳本餘師錄載
 此敘刪節不完其全文無從
 核補姑錄存之以見其概

案楚東酬唱集今無傳本以梅谿後集攷之蓋隆興甲申梅谿

知饒州時與何子應

子應之名集未見考韓沈澗泉日記上云
 陳恬叔易何應為作誌卷下又云何子應

作陳叔易墓誌甚佳據此是子應名顯也宋詩紀事四十二有
 何應而不載其字與籍貫後集九有次韻安國讀薦福壁間何
 卿二詩悵然有感詩自注何卿每有歸蜀之念王嘉叟直齋書
 既死其子以其喪歸葬於吳然則麟蓋蜀人也錄解題
 十八復齋制表二卷刊部侍郎王希嘉叟撰初登陳阜卿館閣
 安中之孫紹興乾道間名士也陸放翁與之厚善陳阜卿館閣
 錄七著佐郎題名陳之茂字阜卿毗陵人張九成榜洪景廬
 同進士出身紹興三十年四月除八月除監察御史
 名邁鄱陽人宋史四人酬唱之詩輯為此集後集九次韻安國
 三百七十三有傳

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讀楚東酬唱集詩所謂三郡美名俱赫

宋史三百八十九有傳赫自注陳洪州洪吉州王與化一臺遺墨尙鮮鮮自注何憲案時何麟是也

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作唱酬集然梅谿後集屢見並作酬唱餘

師錄載洪敘亦云楚東酬唱敘無集字疑刊本奪之宋志蓋偶誤到也

又按梅谿以甲申六月出知饒州七月至鄱集見後後集九哭何

子應詩云新編槩未就楚些又招魂自注何以二月二十二日

行部方議開楚東酬唱集蓋是集編成開版當在乙酉春矣又

云安國讀酬唱集有平生我亦詩成癖卻悔來遲不與編之句

今欲編後集得佳作數篇爲楚東詩社之光是是集開版後又

擬重編後集然宋志止載前集一卷豈後集終未編成或編成

而未嘗開版耶梅谿後集十一再讀楚東集用前韻寄景廬嘉

交詩亦有待將後集從前刻直到番易送別時

何氏 桂籍堂唱和集

一卷 宋史藝文志八

佚

案輿地紀勝一百三十五福建路興化軍有桂籍堂崇寧四年
建考皇朝至道以來郡進士題名刻石置堂上何文伯以慶元
二年知興化嘗新桂籍堂見福建志三十故有唱和集之輯宋志著錄
桂籍二字誤到今謹據紀勝考正之

薛氏 疑之據 二薛先生文集 雲山集五

佚

林景熙序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傅按太傅傅當作傅恭叔仕至太學博士劉元
承給事受業程門為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
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

蓋三百年最後王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僞學
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爲夷
狄禽獸吾道力也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
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內外治疏爲采薇天保末議二卷
念伊傅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爲宅揆成鑑
二十二卷薦紳剝進上經乙覽藏之祕府以詔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區
收拾於烟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心嘗曰
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爲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
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亮早自矜
飭懼勿克紹以貽斯文羞況當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
學者力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孝
聚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嘻不亦重可敬夫

齊山集五

翁氏

忱

岳陽別集

二卷

宋史藝文志八

佚

葉適翁誠之墓誌銘公諱忱字誠之溫州樂清人學不名一家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尤得句律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尉邵州邵陽縣令知岳州巴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郎開禧元年十二月卒於郴州年

六十九

水心文集十五

葉氏

適

播芳集

水心集十二

佚

自序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

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
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
文學視古爲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
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
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爲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
於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
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翫賞而不容瑕

疵云

水心文集十二

徐氏

照翁氏

趙氏

師秀

永嘉四靈詩

四卷

闕

遜學齋藏影宋鈔本

四靈詩絳雲樓所藏已爲六丁取去裱工陳生不知何自得其半亦宋

刻善本今歸毛丈斧季此冊乃陳生倩人影鈔者亦不易得後人勿以

非全書遂忽視之康熙辛巳何焯記

影宋鈔本跋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徐照集三卷永嘉徐照道暉撰自號山民徐璣集二卷徐璣致中撰翁卷集一卷翁卷靈舒撰趙師秀集一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趙師秀紫芝撰四人者號永嘉四靈皆爲晚唐體者也惟師秀嘗登科改官亦不顯

毛辰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宋版四靈詩三本藏經紙面此書久矣失傳幸而得此雖後有缺實至寶也

案影宋本永嘉四靈詩卽從汲古閣所藏宋本傳錄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每卷不標卷數而以十榦爲次此本殘缺僅存甲乙丙丁四卷凡徐靈暉詩上中下三卷徐靈淵詩上一卷靈暉詩下卷亦尙有缺葉宋本敘目已佚其全帙卷數無攷以書錄

解題證之蓋本八卷今缺其半也

四靈專集並繫集名惟書錄解題所載無之又所紀二徐

詩卷數與此本同故知彼書所載卽此本也

此本雖殘缺之餘以較今世所傳四靈

集選本徐靈暉集多詩一百四十三篇徐靈淵集多詩五十九

篇其餘篇目字句異同尤鏗

並詳二卷

蓋自絳雲一炬之後世所

傳四靈詩無復完帙此四卷者已爲殘缺中之足本然流傳甚

鈔故自汲古書目外絕無箸錄乾隆閒鮑淥飲爲石門顧氏校

刊四靈詩廣輯佚篇亦未見此本雖翁趙兩集均已散佚而舊

帙塵存實詩林之祕笈也

四靈詩選

許斐融春小綴

佚

許斐跋藍田種種玉蘆林片片香然玉不擇則不純香不簡則不妙水
心所以選四靈詩也選非不多文伯猶以爲略復有加焉嗚呼斯五百

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芸居不私寶刊遺天下後世學者愛之重之

融春小綴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隨齋批注道暉又字靈暉致中又字靈淵紫芝又字靈秀翁卷又字靈舒是爲四靈水心爲選詩顧修重刊羣賢小集凡例永嘉四靈詩當時行都坊亦有刻本今不可得見矣幸明末潘訥叔宋詩選中尙存五百言之舊亦附梓以傳俟得陳刻再爲刊定

案四靈詩據許棐跋乃水心所選文伯又增其未備而芸居刊之文伯不知何人芸居卽錢唐陳起別號在臨安棚北大街睦親坊開書肆亦工吟咏趙紫芝嘗贈以詩

見清苑齋集贈賣書陳秀才詩嘗刻

中興江湖集其所著芸居一稟亦在焉四靈詩選蓋亦當時所刻今所傳宋本江湖集已非全帙故無此書也明潘是仁宋元名家詩集所刻四靈詩徐靈暉芳蘭軒集詩一百單五篇徐靈

淵二薇亭集詩一百單四篇翁靈舒葦碧軒集詩一百二十一
篇趙靈秀清苑齋集詩一百三十三篇合四家詩總四百六十
三篇不足五百篇之數顧刻謂尙存宋選之舊未敢信也

趙氏師秀眾妙集

一卷讀書附志下 四庫全書總目
一百八十七宋史藝文志補

存毛晉刊詩 詞襍別本

紫芝與徐璣徐照翁卷號宋末四靈葉正則稱其同能爲唐詩者紫芝
雖獨登科官亦不顯肆力吟事欲返開元元和之盛其所選眾妙集不
遜元縝韋穀諸家余向覓之未得丙子秋杪寒山趙靈均忽藏此書與
馮定遠見寄云是嘉興屠用明託余刻者予狂喜彌日因憶放翁句云
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用明與余未識面乃不惜荊州之
借眞蓺林同志亦公心也以方之偶獲一帙祕諸枕中不肖示人者相

去何如耶余向彙唐人選唐詩甚爲海內士所快賞復欲梓宋元人選
唐詩以續之茲集其嚆矢云海虞毛晉識

讀書附志下眾妙集一卷右汴人趙師秀編

按宋南渡宗室多題汴人

端標題正如此

沈佺期

原奪此字據本書目錄補

盧象王維孟浩然錢起周賀于武

陵李頻秦系劉長卿李嘉祐楊巨源劉得仁朱慶餘雍陶郎士元崔塗
皇甫曾皇甫冉包佶司空曙耿緯嚴維李端韓翃戴叔倫盧綸祖詠綦
母潛方干靈一無可護國貫休岑參張眾甫張南史周朴張蠙張祐李
季蘭許渾張祐馬戴張循之張繼章八元李益張喬呂溫于鵠崔顥項
斯崔峒包何竇常趙嘏薛能劉威鄭谷韓偓羅隱李羣玉皮日休杜荀
鶴張籍任瀋劉商楊發處默戎昱于良史王灣林寬劉禹錫王貞白七
十六人之作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八十七眾妙集一卷

浙江巡撫陳進本

宋趙師秀編師秀

有清苑齋集已箸錄是集錄唐代五七言律詩起沈佺期訖王貞白共七十六人不甚詮次先後五言居十之九七言僅十之一師秀之詩大抵沿溯武功一派意境頗狹而是集乃以風度流麗爲宗多近中唐之格馮氏才調集凡例謂其惟取名句殆不盡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載其名此本明季出自嘉興屠用明家寒山趙靈均以授常熟馮班班寄毛晉刊之始傳於世其書晚出故談藝家罕論及之然其去取之間確有法度不似明人所依託疑當時偶爾選錄自供吟咏非有意勒爲一編故前後無序跋亦未刊版行世惟傳其詩法者轉相繕寫幸留於後耳觀其有近體而無古體多五言而少七言確爲四靈門徑與其全集可以互相印證明末作偽之人斷不能細意脗合如是也

案眾妙集所錄詩凡七十六家二百二十八篇毛氏刻本序次與讀書附志所載同據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其底本係影宋

板精鈔則是書宋時本有刊板文淵閣書目十亦有四庫提要謂當時隨意選錄未刊版行世益未然也四靈詩派以晚唐爲宗此集所選詩乃頗上溯初盛蓋紫芝在僭輩中才力較健其所作亦不專以鏤刻字句見長故所選詩亦不囿於晚唐諸作也

二妙集

一卷讀書附志下

未見

讀書附志下二妙集一卷右汴人趙師秀選賈島姚合詩也

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二妙集一本影宋板精鈔

案四靈詩格宗法姚賈紫芝眾妙集錄唐詩至備而獨無姚賈此集又專選姚賈而不及他作益眾妙集所選詩惟劉長卿多

至二十三首其餘諸家皆不及十首姚賈二家所錄獨多故別
爲卷帙不與眾妙集同編也其書汲古閣書目與眾妙集同有
影宋本然當時未付刊今遂散佚毛目別有舊鈔段氏二妙集
二本乃金段成已兄弟詩集與此不同段氏二妙集四庫全書總目

薛氏

唱

宋氏

慶之

雙玉集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甌乘補三趙幾道集薛雲泉及宋飲冰詩合爲雙玉集見薛氏譜

薛氏

厓

釋

本無

雲林酬唱

薛嶠雲泉詩。甌乘補十二作雲林唱和詩

佚

案薛仲止雲泉詩本無師與槐逕弟交遊二十年矣古人謂百
篇詩盡和一盞酒須分余於二公亦云槐逕既歿本無編其往

來之詩號曰雲林酬唱而不著槐逕之名考歐乘補十二引永
嘉薛氏譜薛厓著雲林唱和詩及亦愛山房集西岑雁蕩紀游
三書黃書所引諸家譜多謬舛不足據惟此條所載雲林唱和
詩與雲泉詩所載雲林酬唱合舊謀相傳或尙有端緒故據補
其名其亦愛山房集及西岑雁蕩紀游二書他書未見真贋未
可知則不復補錄本無舊府縣志仙釋不載其名雲泉詩又有
本無師住甸陽山菴詩當亦溫州詩僧也

薛氏

眾卿

薛氏文錄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薛眾卿事蹟無攷

薛氏

南

南湖集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題薛謁誤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宋武科補遺薛峙薛鄆按疑卽薛藍居南湖

案三薛事蹟無攷平陽志注引弘治志俱武舉人攷宋時無文

武舉人之目蓋譌牒偽造不足信也

周氏元龜詞科類彙霽山集五

佚

師友四騷霽山集五

佚

文苑心嗜霽山集五

佚

薛氏應子薛氏會芳集

二十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史伯璿序會芳集者薛氏諸賢詩林中之所摘秀也薛氏世居南湖爲平陽右族故代常不乏人自朱迄今登文武進士者六七十人高蹈隱逸者五六人著書立言者三四人以詩章鳴世者八九人考諸全墨曰薛氏文錄薛眾卿輩之所著也南湖集薛峙薛藍薛軻之所著也積累旣久編帙日繁咸淳元年春薛君應子在太學與翰林學士同邑下澇煥武陳君精選其尤者別爲二十卷曰會芳集未及梓行至是薛昭文氏出以示伯璿且求題卷端予謂詩之爲教其來尙矣五經載道之器也而詩居一焉故吾夫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後世有曰作詩無益於理故唐以詩爲首選而宋不以取科夫謂詩之無益於理者乃末唐之世五季之衰詞人墨客嘲風咏月尋章摘句外道以爲詩也曾謂碩儒德士言必根理詞關世教可同日而語哉今觀會芳集皆百中選一寬裕溫柔之教近乎隆古忠孝節義之風足洗陋

習且其氣雄詞雅信乎諸賢之傑作也而陳君煥武可謂精選薛文昭

氏

按前作薛昭文此疑誤到

可謂知所重銓梓以廣傳庶無伯暗帳中之私薛氏之

家寶士類之共寶也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薛氏會芳集宋薛應子簪翰林陳煥武選

案薛應子事蹟無攷陳煥武平陽人寶祐癸丑姚勉榜進士武舉換文見萬歷溫州府志選舉門未詳其官秩史敘云翰林學士不知何據也

無名氏東甌詩林

東甌續集敘

佚

趙諫東甌續集敘宋之時雖有東甌詩林止錄當時數家而不及他代元

陳氏

失名

下澇陳氏十詠詩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陳氏十詠

佚

史伯璿序詩非無爲而作也發乎性情本乎道德譬之植物焉枝盛則華繁譬之釀酒焉醅深則味厚言不根理文不載道譬之畫錦不可衣搏沙不可食雖多亦奚以爲是故詩不貴詞而貴理文不尙飾而尙實詠物之詩已非性情之發而後世十詠之題止於摹寫風月品題形勝而已亦何益於理哉予續集下澇陳氏口世十詠則深有取焉其一曰雁山輝萼院蓋言天倫麗澤科第傳芳也防於良翰諸昆繼於端彥數子春風化雨同受業於程朱之門朝齋暮鹽共歸尋夫孔孟之緒雁山之燈窗長白之山舍也其二曰鶴浦會恩門蓋言君臣道合恩禮優渥也六位效勞據干戈之險九卿陳力樹社稷之功玉音本以綸綍而錫扁會恩卒以兵燹而改觀鶴浦之新興卽仙壇之古蹟也其三曰澤民通水閘夫濟粒食之艱而季平創於前念手澤之遺而子孫修乎後洩

之則滂下無魚鱉之患閉之則膏腴免斥鹵之憂順水之性而導之則可以觀智因民之利而行之則可以觀仁題以闡名而義不止於闡也其四曰要道迴瀾橋因病民之涉建於顯德之末爲繼先之志整於淳祐之初要道則當南北之衝迴瀾則屹中流之柱經世者當思挽風俗之積波行道者不負天下之要地名由于橋而義不專于橋也其五曰靈應昭甌蜀蓋德誠討賊李順之逆生當封侯死當廟食靈應本勅賜之額陳充勑之於西蜀巴縣何蒙庀之於東甌平陽溪藻澗毛有異邑無異祀報功之心不約而自同者秉彝之良也其六曰清華署鳳龍蓋季永符鍾呂之夢慶在先德篤生後賢清華爲藏修之地易叟啟之於前倉鳳山師川分之於下澇龍河有異地而無異名居業之所昭示不忘者藏修之道也其七曰叢桂香南越夫周有八士而治荀有八龍而與下澇賢才畢舉而不外一姓文武登科而不外一第預青錢之選者

十有二人焉叢桂一名亭也肇邑之城南者令尹徐似道徙居之隴底者憲使完顏貞顧名思義則叢桂非馨明德惟馨其在人乎其八曰聚奎拱北辰夫國家之用也在賢賢才之生也應天有宋五星聚奎而文運大開羣英聯榜而江山出色奪龍門之錦者十有餘人焉聚奎一書院也始扁于挂榜之山者邑令薛作霖復遷於上莆之里者副使高伯元循名責實則貴顯非光道德爲光其在行乎其九曰莊嚴新報國蓋佛老於吾道則相悖也陳慶重爲之居焉非崇其教也痛父死於敵而誓忠以報國晝夜焚香上祝皇圖之鞏固月朔朝服遙祈聖域於岡陵所以延國祚而邇天威者恆於是而有臨焉其十曰福慧舊藏雲夫雲之爲物氣化則澤民也夢弼雖欲退藏焉非終於藏也抱才以濟世而匿器以待時舊構精廬原習明禮教之地新顏輪奐今招提釋氏之居所以時行藏而神變化者每於雲而有期焉夫陳氏之遺墨非咏史之

文蓋紀事之錄諸君之製非浮華之詞足爲忠義之勸題以錄事而道存焉言以勸忠而教行焉且又質而不華淡而不厭孟子曰言近而旨遠者如五穀之養人無芻豢之味布帛之煖人無錦繡之華予之所取者在是焉若夫飾章句擲地金聲則謂之巧言耳於世教何補乎

縣志

十九

顧氏

元龍

顧氏文錄

不繫舟
漁集十

佚

陳高序顧君仲明錄其先世稔文凡若干篇編次成帙題曰顧氏文錄而俾高序其端序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君子死而不死者有所立也立德立功尙矣而言之可傳於世夫豈易乎哉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遠此君子所以貴乎文也文之載乎道者蓋難言之矣指事陳詞摘章摘句雖若異乎古之立言者然其稱述論議往來唱酬

藻思縱橫才華發越有以誇美於人而流傳於後固亦當世之所重也
吾鄉望族蓋非一姓而顧氏尤爲時所宗自他姓而觀其位固有顯焉
者矣其貲固有厚焉者矣其子姓支派亦有蕃衍眾多焉者矣然而文
人才士彬彬輩出未有盛於顧氏者也嘗聞之長老言其在前朝時試
藝場屋者比肩駢首策名進士前後不乏而通經博古馳騁詞翰爲鄉
人所推重者乃至八九十人然則顧君之所錄特存一二於千百耳簪
纓世族務以爵位相高一再傳後泯沒無聞其有可稱者鮮矣蓋顯榮
於一時者卒不免於草木同腐而垂聲後世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觀文
錄者亦可以自勵矣是編以錢唐主簿君上蕭侍郎書爲首書中所論
朋黨事著明深切直氣凜凜足以廉頑立懦使讀之者千載而下猶可
以想見其爲人此又顧君託始垂訓之深意也豈徒曰文詞云乎哉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顧仲明居下澇任教授

案顧仲明爲宋錢唐主簿岡五世孫

岡萬縣溫州府志義行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

縣志介節傳並有傳

見陳子上顧主簿上蕭侍郎書跋

不繫舟漁集十四

余闕青

陽集五題宋顧主簿論朋黨書後亦云永嘉顧仲明謁選來京

師示余以大宗伯達公所書其先世主簿君與蕭侍郎論朋黨

書而宋濂盤坡別集二題顧主簿上蕭侍御

當作

書後則云岡

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

元史一百四十三卷不華初名達普

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諡忠介此跋

而歐陽文公黃文

白野忠介公即余跋所云

歐陽平主齊集黃潛黃文獻集

元龍

獻公余忠宣公咸爲題識並無顧書題跋蓋編集者佚之元龍

之弟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據此是仲明名元龍陳余敘跋並

偶其字耳平陽志人物補遺以仲明爲名疑誤顧氏文錄據陳

敘其所錄先世文字即以主簿此書冠首然文錄明以來久佚

主簿書則平陽志文藝門所載尙其全文云

鄭氏

東

鄭氏聯璧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補遼金元藝文志無鄭氏二字今從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元史藝文志四

十四卷

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千頃堂書目二十四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四無卷數

未見

宋濂序磨勘司令鄭君思先閒謁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天分絕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場屋不台主司程度遂棄去遊浙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袞袞出不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剡薦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不能容伯父時客授崑山乃走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暑鏤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爲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頰發赤弗少貸晚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遭元季兵亂

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爲文多不存棄思先自童叟見輒錄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嘗自刪焚僅留三十篇文百篇詩而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爲一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鏤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爲請濂受而讀之杲齋之文則氣韻沈雄如老將帥師旌旗金鼓繽紛交錯咸歸節度曲全之文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臺閣宏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美姿容其行止之處恆同輿而接茵人謂之連璧然不過取人物之明潔耳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邢之敏贍亦生於異鄉初非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麗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逸則一從焉若二宏之典嚴則再從焉而同胞同氣者

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伯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
也不敏幸見杲齋於虎林而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
之子司令君爲同僚司令君善承家學文光赫然爲御史爲部使者百
王斂迹又以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開之於先後將何繼不
繼之於後前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爲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濂因備
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杲齋諱東字季明曲全諱采字
季亮溫之平陽人

鑿坡續集二

蘇伯衡孔教授夫人汪氏墓誌銘昔杲齋鄭君季明以古文名世而靳
許可閭巷之士砥名礪行以其言語文字而借譽取重者彬彬焉伯衡
發其遺文得孔母汪夫人傳則克烈母也傳凡四百七十餘言以謂非
惟用勸天下之女婦亦將使爲士者聞之內愧而自省也於戲其推重
之至矣

蘇平仲集十四

元詩選三集庚杲齋先生鄭東字季明號杲齋幼酷嗜書明春秋再踐
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大肆其力於古文辭日試萬言衮衮不休
弟采文名相埒元季兵亂遺文零落采子思先合寫成書釐爲一十四
卷題曰鄭氏聯璧集宋濂序之曰杲齋之文氣質沈雄如老將帥師旌
旗金鼓繽紛交錯咸歸節度曲全之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
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臺閣弘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文
憲斯言深得二鄭之旨趣矣

案杲齋鄭處士東曲全鄭處士采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
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聯璧集明以來久無著錄然
顧氏元詩選三集錄杲齋詩三十四首曲全詩五首亦題鄭氏
聯璧集或天壤內尙有傳本耶

裴氏

庚

三體唐詩注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三體唐詩宋汶陽周敼編其書今有元釋圓至注及國朝

高士奇補注本見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八十七裴雲山注明以來書目並未

載蓋其佚久矣

閣巷陳氏清穎一源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題陳則翁誤今從嘉慶瑞安縣志九

八卷

存

道光乙酉瑞安陳氏撰印本遜學齋藏鈔本

言之精者爲詩聲之諧者爲韻方其未有詩若韻也豈無言若聲哉康
衢擊壤以逮夫變風續楚情有感發流自性真吟咏歌謠音節完協皆
農販漁樵之所能道童兒婦女之所能爲者及句法之說行聲病之論
出然後碩師魁士盡世窮年殆有不能訓釋其微辭繹釋其餘潤山謠
水唱以俚見遺雅頌樂章專門是屬求其極工最善時以詩名則皇甫

冉之於曾竇常之於牟羣庠鞏唐詩家傳之學僅如斯蓋難乎其入矣
否所陳翁及余先大父以來世爲結髮交少常侍典刑簡軒先生授業
於家四方高弟來者如雲予亦執經以從因得親炙先生諸伯仲當是
時士專務舉業鮮能詩者二三大老六經之暇徜徉得趣輒嘯咏成章
夫何相繼奄逝惜其珍瑰不完於世故更革之餘屬方以儒束高閣奚
暇禮義哉陳氏諸公獨拔自流俗中篤志課予時經講道猶子宅相悉
在甄陶復倡爲詩社一時英俊更唱迭和預其盟者不啻登龍門之榮
由是詩盛於陳氏之門矣予不能悉述各有集行於世欲爲編次未遑
也杏所翁之曾孫士原始恐源遠末分後之述者文獻無徵輒於視膳
之餘錄自乃翁而下若干詩總而成帙命予重選竊卽其祖父昆弟子
孫之所作聚而爲一家世業之所傳詩學淵源軼出唐人之右行輩莫
不爭先快靚正如入其門莊椿竇桂常棣韡韡玉樹芝蘭交相輝映玩

者亶亶不厭人閒凡草木奚足觀予老矣及見陳氏一門四世之盛斯文遺澤縣縣未艾有嗣而輯之雖百世可知也昔元延祐三年歲次丙辰八月旣望芸山裴庾敬書

詩情之文也自三百篇降而爲五七言長短句情以時遷文以體異要之其必歸於正而趨於古斯得之否則淺促卑陋厭之矣如可觀何唐以詩取士厥制獨精近世之作亦必唐體是尙是以鮮能也瑞邑有詩曰清潁一源者乃宋副使瑞洲先生之家編也厥集之名暨乎詩之見乎志典者予知之素矣全集予則未之見也今其耳孫陳寵役吏而侍予側覩予每公暇必吟咏是適若將趣焉者一旦乃以其集告予曰是復梓者敢乞一言以弁予讀之見其辭古而清意闊而正有掖民彝有裨世教嚴而慄然暢而釋然雖出於其祖孫昆弟之所殊而其音調格律往往不甚相去遠清潁家法之相授受有如是夫吁是詩也揆諸唐

無愧也今寵再刻之又欲以其後者續而哀之拳拳以繼述爲念其用意固當抑嘗思之矣采詩觀風古列國爲民上者職也自周衰後遂不復講今之郡猶古之國也予於溫也初以五斗折腰繼以寸蹟佐郡雖卑秩而素餐亦旣忝從爲民上者之末矣其政事之得失閭閻之休戚惜不得以詩考之方怏怏如也寵是舉予特喜其能也何則由一家將以風一國也東南易治溫矣於序乎何靳昔明隆慶六年歲次壬申十月哉生魄兩蓮山人區益書

且言爲心聲而歌以永言詩也者實昉於虞廷之教胄而爲後世貽謀之祖者也但自古迄今作者類皆傑出專門名家世難繼起卽閒如魏之諸曹晉之二陸以及唐宋之五王三蘇父子兄弟方軌一門更相詠歌已曠千古又孰有慧業代生延縣接踵此唱彼吟編成家集如陳氏之清穎一源者乎陳子古農先生爲予晚年契友一日出其祖遺家編

詩集見示方謀重刻而問序於予一讀之見其中或風流俊雅穆然有遠神者或沈鬱蒼茫超然有高致者薪傳一脈異曲同工大率不離夫直而溫寬而栗而出於性情之正者近是一人爲之開其先數十人爲之繼其後一人爲一家之言數十人各爲一家之言而此數十家之言仍不殊乎一人一家之言之旨則雖家法相承淵源有自而天地清淑之氣鍾毓不窮伊古以來曾不數觀第家藏舊版僅存殘缺茲再付梓空白頗多然舉一斑以槩全豹正不止得什一於千百也又何憾乎珠玉之沈淵哉將見剗劂告成子姓奉爲津梁士流借作模楷是集也謂之垂裕後昆有關家教也可謂之樹厥風聲有關世教也可皆大清道光五年歲次乙酉仲春浣霞山後學蔡敏頓首拜書

吾陳氏之先自唐肅宗時由河南固始縣遷閩之侯官轉遷柘之龍泉筮仕於溫至雲海公始於宋宣和五年癸卯開基於安固江南崇儒之

前里卽今之閣巷也至第四祖諱供號杏所公淳祐閒以詩鳴其子則
翁公後分居崇儒之後里卽今之柏樹也當時父子兄弟猶子宅相薰
陶倡和遂成家集名曰清穎一源元延祐閒昆陽裴公庾選刻至明隆
慶壬申同里吳橋吳公論續選其二十八公詩分作八卷重刊其版藏
於柏樹聚遠樓明季版遭兵燹印本無存 國朝乾隆己巳歲族人延
明師汪公助天修輯宗譜庚午汪公從平邑瑤山陳氏係本族親派得
殘缺印本數卷其一二兩卷敗壞無存至第三卷亦多爲脈望所侵惟
四五六七八等卷字畫雖非魯魚而紙張儼爛不勝指彈族叔星垣公
因其損壞另紙謄寫殘缺者仍留空白將訪求全集以謀重刊不幸早
逝迨嘉慶戊辰仲秋三偕族叔曉湖公在柏樹族人舊閣下偶得原集
殘版數十片幸第一第二第三卷詩十首其版雖係梨材而二百餘年
以來點畫朽腐不堪刷印者多因照次序鈔錄成帙併作二卷茲延平

邑南監金家瀛李有宗先生先用聚珍版印成六十餘部分藏親族俟後有同志者另行壽之黎棗永存先人之手澤云皆道光五年歲次乙酉仲春之吉杏行十三世孫古農錫三監沐謹識

案陳氏清穎一源集初編于元延祐間為陳岡所錄而裴雲山

為之刪定者首為陳杏所供簡軒兼善直軒養浩並竹所瑞洲

則翁麟洲任翁並杏所子物吾昌時瑞洲春塘文尹簡軒老吾得時

懶吾可時存吾與時民吾識時並瑞洲曉池昇懶吾石池岡物吾

鑑池觀寶民吾濱池禮端老吾其四世十五家之詩續編于明

隆慶間則吳論為之刪定者首為陳耕雲畝春塘慥齋寵耕雲

漱南大鑑池元孫澹庵謀曉池元孫訥齋瓘杏所古崖璫訥齋柏亭挹

鑑池五方塘柏亭再南川衍慶方塘再草塘璫杏所九世孫

撫松演卿訥齋其六世十四家之詩據其每人下所注事跡大

半皆有詩文專集足見一門之盛惟書中述陳瑞洲爲朱遺民
事跡甚偉又與林霽山鄭初心諸人游從唱酬之作屢見于集
然考之霽山白石樵唱僅有半雲菴一詩章祖程注云瑞安陳
瑞洲家菴名此外別無投贈之作又載瑞洲曾登宏詞科檢王
應麟詞學指南亦無其名殆出譜牒家依附名流虛張門閥然
官秩事實雖不免誣僞而二十八家之詩則元明以來編刊相
踵遠有端緒必非僞造且明人東甌詩集正續兩編于此集所
錄詩均未采入而集中附注明代遺聞尤足以資考證疑以傳
疑爰詳爲辨證使後之覽者知所甄擇焉

又案此集裴雲山所選者卷數不可考明時續刊者凡八卷然
印本流傳甚尠道光閒陳氏裔孫錫三稟集殘本以聚珍板重
印併爲二卷今仍以八卷著于錄從其朔也原本卷末又增吳

論所選崇儒高氏家編爲元時瑞安高氏遺詩凡高南軒天錫

詩四首

杏所

高梅莊彥詩七首

南軒

高則誠明詩十二首高則

明誠詩一首

並南軒孫

蓋高氏與陳氏世有姻連其詩舊附此集以

行卷帙有小引云從殘缺中得詩二十六首刷印以附于後云

云則又出于掇拾非復元刊之舊故篇帙寥寥今以明以來總

集選錄高則誠遺詩校之缺佚甚多而則誠別有弟名誠字則

明之矣說

辨見卷二十四

卽出此書則又不甚可據今故不別

箸錄而附識其略于此

謝氏

僞伯

疑

夢符

謝庭遺藁

萬縣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謝庭時代無攷

無名氏東甌遺芳集

元史藝文志四

佚

趙諫東甌續集敘元之時雖有遺芳集止錄趙氏數人而不及他姓

案元遺芳集東甌續集敘所述無東甌二字錢氏元史藝文志

始增題此名其撰人無攷以專錄趙氏詩推之疑卽卓忠貞所

敘趙廷暉遺芳集也其書今無傳本續集所錄宋時趙氏詩甚

夥內趙師秀趙希邁如卷一錄趙克非詩二十首注字志仁號

號尋樂翁按所錄詩有書趙荷卷二錄趙崇滋詩一首注號

永嘉趙崇齋詩一首注永嘉人登嘉

詩二十六首注號南村趙茗嶼詩十三首注無趙

肅遠詩八首注茗嶼子按所錄茗嶼詩有在所嘆一篇云事

敗漁浦江頭客則茗嶼當爲宋末元初人而肅

猶有西湖路隱約則茗嶼當爲宋末元初人而肅

遠詩又則茗嶼當爲宋末元初人而肅

如趙克非趙處澹諸人事蹟他書別無所見而此集所錄詩多至數十首殆卽從遺芳集采入邪

明

趙氏廷暉

趙氏遺芳集

忠貞錄

佚

卓敬序瑞安峴西趙廷暉氏集鄉之縉紳先生追其先君子德深甫詩文若干首及甫歿銘誌鄉人哀悼惜之詞文若干首帙成請名於予予閱之歆甫之德布而高廷暉氏之爲因名之曰趙氏遺芳集又重爲之序云趙爲宋室之後南渡去古汴而散處江南若吾溫之永嘉瑞平皆郡後儀爲秦王派下至今譜牒班班可考由深甫以上皆葆光弗耀信乎奕世之傳明脈經稽本草祛疾活人其所施者博而獲濟者廣矣因是德稱於人嗟嘆不已而咏歌之大篇短章金玉交奏誦之使人毛骨

森竦恍然見眉宇挹光霽而不知九京之限也吁今不可作矣見其集
尙能使人歆慕而況當時聆其緒論沐其德澤諸君子之有作也宜矣
雖然自非賢子孫寶輯而類集之則將爲覆醯鹽穴蟲鼠如電光泡影
之不常焉能保之以示諸後乎若廷暉氏之爲可謂知所務哉後之人
尙當以其心爲心則遺芳之集傳之愈久而愈有光焉詩云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竊敢誦斯語以爲趙氏遺芳集序

忠貞錄

案趙廷暉事蹟無攷

繆氏

珊

繆氏壘篋集

蘇平仲集四。千頃堂書目十七無繆氏二字

佚

蘇伯衡序古人兄弟俱善文詞士林未嘗不以爲盛事故二應之在魏
二陸之在晉一盧之在唐當時稱之後世傳焉余觀於平陽在元之世
兄弟並以文鳴則有若鄭氏居今之世兄弟並以詩鳴則有若繆氏鄭

氏兄字季明弟字季亮而其文集曰聯璧繆氏兄字仲琳弟字仲直而其詩集曰壘簾夫鄭氏一門而能文者同氣二人焉繆氏一門而能詩者同氣二人焉此余每覽其聯璧壘簾集所以輒嘆平陽人物之不可及也且言之精者爲文而詩又文之精者也然而鄭氏兄弟固難能矣繆氏兄弟豈不愈難能哉序聯璧者翰林承旨宋先生也今仲琳乃以壘簾集請余序其首簡顧余豈其人乎雖然以仲琳爲兄而有弟若仲直以仲直爲弟而有兄若仲琳麗藻交映逸韻迭發鏗鏘炳煥震耀遐邇固足以使人歆羨初仲直膺薦至京師官之而不拜後仲琳應詔至京師官之亦不拜仲直之來歸也縣令程君延爲訓導欣然而俯就仲琳之來歸也縣丞彭君延爲訓導亦欣然俯就不汲汲於利達而切切焉爲國家作人是務其出處之際若合符節尤足以起人愛敬然則仲琳仲直之在當今不猶二盧之在唐二陸之在晉二應之在魏眞士林

之盛事哉覽堦簾集者宜何如也是爲序

蘇平仲集四

案繆訓導珊及弟訓導連

敬避皇太子諱端慧

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

有傳

林氏

與直

古詩選唐

六卷

蘇平仲集四

佚

蘇伯衡序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爲之制焉耳於戲韶簫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於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於

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入音六律六呂而係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五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爲騷些變而爲樂府爲選爲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體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

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五國風之所以爲正爲變者矣詩與樂固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陽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慨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爲蒙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其世次釐爲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爲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

或亡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閒哉又曷嘗曰我爲風爲雅爲
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
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爲賦爲比爲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
賦取彼譬此則曰比託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聲
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
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況唐之
詩近古而尤渾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
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
焉余偉其論之確識之夙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勝於
唐音遠甚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
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願使余序其篇端也

蘇平仲集四

蘇伯衡故梅軒處士林君碣銘林氏居平陽者非一族而居嶺門者爲

嶺門林氏處士諱元彬孫男二人長與直國子生釋褐授迪功郎青州

府蒙陰縣主簿

蘇平仲集十二

吳氏

任穀

山

三鳳集

子頃堂書目十七

佚

蘇伯衡庸齋吳君墓誌銘平陽吳氏名舉字子庸子四曰任曰田曰穀曰堃君卒時諸子皆幼後皆克修其業以世其家任舉明經爲郎福建行中書詳練潔廉聲稱藉甚

蘇平仲集十四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洪武二十三年薦辟吳任字以仁居夏口由明經授福建都事陞睢州同知吳田任弟字以耘授本縣訓導吳穀任弟字以穎授常熟訓導

章氏

玄應

續咏雪唱和

一卷

百川書志二十

未見

百川書志二十咏雪唱和一卷明楊一清提學陝西出巡羣縣往返積雪中計四十日得詩三十六首秦藩賓行道人和之續咏雪唱和一卷明秦簡王傳陝西參政樵山章玄應順德次韻邃菴之作也

蔡氏

東甌詩集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二題趙諫撰今從千頃堂書目三十一

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二題千頃堂書目三十一○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咸豐樂清縣志九並作八卷誤

存
遜學齋藏
明刊本

溫古東甌也兩浙名郡也郡因人勝人必因文章事業而後顯自宋以來郡中人才視古爲最盛其事業著之當時者不待言矣其文章垂之後世者各自成一家言學者豈能徧觀而盡識惟善選擇者取其尤者裒而集之則一郡之詩文一覽可知而一郡之才亦於是備見矣集中如梅谿王公祕書周公忠簡許公止齋陳公水心葉公輩則又非一郡

之才天下之才也不表而出之則何以彰其盛哉予假守此郡仰止諸
先正又明年修郡志凡先正之詩文悉欲採擇且載於志始得葉水心
先生播芳集序一觀予執序以嘆曰一郡之文盡在是矣既而旁搜博
採未有能傳之者付之喟焉而已繼又得樂清儒士蔡廷玉所編東甌
集試一覽觀其去取決擇不能無可議者一日封君趙司訓先生士忠
訪予郡齋予出是集先生曰諫嘗有意於此者願假以歸黽勉成之越
半載集成求予序之以傳嗚呼播芳之集予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東甌
集亦可矣先生能詩者老而益壯得以優游詩社其去取大非前比矣
方今文運亨嘉賢才彙出將必有以詩文名如諸先正者亦必有銳意
斯文增益其所未集如先生者姑書以俟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秋八
月既望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吉水鄧淮書於鹿城書院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東甌詩集八卷樂清蔡璞廷玉輯弘治癸亥郡

守鄧淮序

趙氏

諫

東甌續集

千頃堂書目三十一題蔡璞撰誤今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二

八卷補遺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二千頃堂書目三十一

存遜學齋藏明刊本

詩本情之所發而形於言者也夫言乃心之聲而詩爲言之精者其人亡觀諸詩則其人可知矣吾溫自晉至國朝作詩者雖多名家惜無好事者爲之哀輯遂致湮沒散亡是以後世無傳焉宋之時雖有東甌詩林止錄當時數家而不及他代元之時雖有遺芳集止錄趙氏數人而不及他姓得於此者或失於彼莫能遍舉遠及不足以傳示永久成化閒樂成蔡君璞嘗自宋狀元十朋王公爲首暨後之諸家得數十百首萃爲一帙名曰東甌集持以示諫且欲爲其校正以序其端予時心雖許之自分才力弗逮不敢遽以芻蕘之言冠於諸先達之首未幾璞物

故遂因循至今甚爲平生之憾弘治初郡大夫長洲文公宗儒嘗欲槩郡詩文爲文獻集未久亦故繼文公者江右鄧公安濟亦嘗以斯文爲已任一日於郡齋出示是編卽璞舊所錄者因假歸不揣疎陋略加刪削固不敢以蠡測之見而沒人之善焉繼復於家藏舊本及於文獻大家訪求得西里石渠稟齋暨昆陽文獻等集日夕披味取其長而棄其短惟以關於治化及詞之醇正者錄之固不以人之窮達情之厚薄而容私意於其閒焉合而計之復得若干首與前集多寡頗類目之曰東甌續集不然吾恐靈芝瑤草與凡草木同歸於朽腐豈不重可惜哉今諫非不欲旁搜博採使一郡之詩萃於一帙無所遺漏第以老病侵尋精神凋落正如短綆而欲汲深小管而欲窺大豈能多及哉但以已之所知者補璞之未知餘皆闕之以俟後之知者補吾之未知焉茲復僭踰而敘之於首者無他蓋將酬昔者不言之許是卽延陵季子掛劍之

遺意耳集旣成鄉之好義者康培十數輩亦皆爭相出帑以助鐫刻則其人知所趨向而非惑於他道者可比矣是尤不可不書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秋八月旣望郡人東山歸老趙諫謹序

詩文之在天下必有所遇而後傳固有散漫遺逸於千百世之前而追亡補遺於千百世之後是皆關氣運之盛衰人事之得失其散也人物替其華其聚也山川增其彩蓋一方扶輿清淑之氣而泄之於人人心虛明靈秀之真又會而泄之於詩非若珍異奇寶之貨徒足以娛耳目而已是豈可以不傳邪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摭英撝華後之學者將取以自淑又非若商賈售物儲麓惡以溷盛美而已傳之不以其精其可乎正德丁卯東甌詩集成東山先生不寡於激命鄙言以廁諸簡末激嘗觀季札來聘於魯魯人爲之歌國風雅頌之詩因而知風俗之美惡與夫先王德澤之淺深然則人心有所感而發於情者其關係於世故

者非小矣故天下形勝之地山川河海貨利物無不稱雄於一方使其典籍無存抗裂膚之寒則錦繡盈篋不如一褐之溫乘拍天之浪則蘭桂爲舟不如一瓢之固然則諸賢之得遇於今日者又豈偶然事邪知言君子必能察先生所以用心矣正德丁卯孟秋望後三日東溟王

激拜書於鹿城書院

東甌詩集後序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二東甌詩集七卷補遺一卷續集八卷

江蘇周厚

堉家明趙諫編諫字士忠溫州人初成化中樂清蔡璞嘗輯溫州一郡

之詩自王十朋以下爲七卷又補遺一卷諫以其去取爲未善乃因蔡

本而增損之溫州知府趙

案當作鄭

淮序而刊之又爲續集八卷或補人或

補詩以拾蔡本之遺諫自序之竝刻於宏治庚

案疑當作王

戌其體例頗襍

不出地志之積習如張子容本襄陽人爲樂成尉故其詩多永嘉所作子容及孟浩然集中諸詩班班可考續集乃以爲永嘉人然則謝靈運

集不當同入此選歟

東甌詩存十九趙諫字士忠號東山永嘉人成化歲貢任光澤訓導以子式貴封中書舍人

案東甌詩集七卷自宋王十朋至明黃淮凡九十人案續集八

卷自梁陶弘景至明章可象凡百五十八家補遺一卷自李思

衍至陳某凡五十五家

內林霽山薛緣隱二家有目無詩今不數

正集所錄詩於宋

元頗詳而明詩甚少續集蒐其缺漏收明代詩幾五倍之互相

補苴自宋至明一郡作者亦略備矣其補遺一卷千頃堂書目

係於續集之後四庫總目則改附正集檢明刊本卷首題東

甌續集補遺則當爲續集編成之後復采其所遺者補錄成帙

匪僅拾前集之遺黃目是也二集採摭頗廣而踳誤殊夥如詩

集所收蔣文質

六○文質即蔣允汶詳辨誤

鄭沔詩七

續集所收陶弘景崔

道融並卷一〇以上馮成詩二〇成滑州白馬縣人建炎間

志忠節傳乾隆永訖以宦游寓公闕廟鄉獻不僅提要所舉張

子容已並又正集載陳溥良著木鐘集一則合止齋潛室為一

人又載僧從瑾詩誤作惟謹四〇從瑾萬縣溫州府志乾隆

載僧益栴堂山居詩益其名栴堂其詩號山題為僧益侑六載

繆仲琳詩而不知其名連載吳以耘詩而不知其名田並見前載

方士宜詩而不知其名增七載鮑瑋詩瑋誤作偉八〇方增鮑

十六則作者姓名亦譌舛不足據至其所錄詩有兩集重複者

如續集載許景亮陶隱居祠詩即前集四所收陶隱居丹室詩

趙師秀呈友人詩即前集二所收呈蔣肖韓薛師石詩翁卷贈

滕處士詩則又與正集所收目亦不異並卷一有誤收他人作者

如續集載葉迺十里詩一乃趙師秀作見瀛奎律髓二十九本

水心集及清苑齋集並無又載姜元鼎詩二首二並見姜夔白石道人集若

此之類並未刊正然永嘉詩派盛於宋元明時故家遺集尙多

臧弄句集匪難至以明人采明詩則時代相接所見尤備此二

集雖不無疵類而網羅宏富固吾鄉徵詩之淵藪矣補遺一帙

家數無多而所列作者姓名多類別號若葛秋崖劉小山之類籍貫時代

大半無攷精覈一過謬鑿尤眾如盧疎齋詩二首並見顧氏元

詩選三集乙盧肇疎齋集肇涿州人舊府縣志文苑傳謝草塘

翫月有感詩見謝翱天地閒集原題草堂謝鑰不云永嘉人李

璧太行山詩乃眉山李璧季章使金所作見四朝聞見錄戊原無

太行山之目疑此肥劉克莊春浩行乃詩人玉屑十九所載劉

後村趙昭儀春浴行白湛淵山中懷友詩見元詩選二集甲白

挺湛淵集挺號湛淵錢塘人晁叔用紀愁詩見晁冲之具茨詩集三冲

野人徐淵子自笑詩乃黃巖徐似道詩見宋詩紀事五十六

趙善思

原注永嘉人

多景樓詩見梅磳詩話中作趙善倫季思詩不

云溫人李思衍詩注號兩山永嘉人而霽山集二章祖程白石

樵唱注云兩山李思衍字昌翁鄱陽人若此之類並屬誤收至

於卷中所錄他詩與目錄或不相應蓋草草掇輯卽付雕版不

暇精勘故疏舛至是然則此卷雖不存可也

校者案載繆仲琳詩而不知其名連

句琳連二字必有一誤仲琳名

繆仲直名連見前繆氏壘篋集

温州經籍志卷三十三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總集類

明

李氏

階

月泉詩派

嘉慶瑞安縣志九題季復初誤

一卷

存

遜學齋藏鈔本

處士季其姓彥良其字者南京吏部文選主事彥文之族兄捧其始遷祖月泉公詩派一集丐敘于予月泉諱復初宋季自龍游避兵遷瑞安鳴珂里抱道自樂隱於貧簪別墅吟咏甚富再傳二子端義雲谷雲谷傳其子恥庵恥庵傳其子蘭坡與從子竹所蘭坡傳其子栗然栗然傳

其從子敬齋敬齋傳其從子靜學靜學又傳從子東郊派傳八世凡十
人有鹿岩樵唱樊莊蘭坡竹所怡雲小隱諸集其音韻清和格律高古
皆發乎性情止乎禮義可以逼盛唐追魏晉而綴三百篇之緒餘可以
鳴國家之盛然簡編散逸十有八九有志學詩者所其惜也彥良爲祖
宗手澤痛念尤切初乞敍及余門者再四守吏弗將一日余送客出門
歲將盡矣彥良褒衣博袖執溫橙爲贊且跪且拜詞志哀懇道爲是詩
跋涉江湖傾囊廣購二十餘年始有今日彥文已壽於梓矣心欲借重
傳世以門第分嚴不敢率爾某野人於分無嫌故不知諱避如此因憫
而許之翊日彥文乃具勤苦事蹟見示其略云彥良迂腐固滯不通世
故年逾三十始知向學妻兩娶俱早世弗育遂歸畚田於妻家誓不再
娶聞鄉人得其蘭坡全集卽踵門懇購其人先諾後悔遂以訟於官繫
獄久之父母墳塋手植松柏千百章於其側遇忌日水漿不入口者竟

日少善飲多慾向學之後卽戒酒絕色食不兼味立志堅定至老不衰
蓋亦奇癖之士能爲人之所難爲者夫詩以性情爲本風月花鳥特一
時之感觸耳月泉一派之詩雖多因景物而發而性情之正實寓其中
彥良立身行己之清苦旣如彼于父祖之手澤勤勞盡瘁又如此可謂
之孝矣性情之正風俗之盛孰大於是蓋非三百篇無以爲月泉之權
輿非彥良又何以知月泉之可治乎於是乎書弘治甲子春正月旣望
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前翰林國史官國子祭酒兼經筵
講官莆陽鄭紀書

案月泉詩派皆瑞安季氏一家之詩卷首題同郡大羅山人臺
南李階編次翰林院編修王璣較正吏部主事七世孫季敷刊
行其名月泉者元處士季復初別號也季氏初簪籙龍游至復
初始遷瑞安故以題集然李階等編此集時復初詩文已無存

者僅得其子震孫孫應祁曾孫德幾德琦玄孫廷珪來孫伯雲
孫蒙仍孫元等八人詩而附以應祁妻馮氏逸詩及德幾禱文
二篇黃淮所作應祁墓誌銘何文淵祭文虞原璩輓詩都爲一
帙刊行于世月泉身丁元亂蜚遯以終弟昆子姓咸有專集自
明以來各集大都亡佚僅藉此冊以見其梗概雖卷帙無多然
雅才文譽粹于一門蓋亦柴氏四隱段氏二妙之流亞矣

章氏玄梅

千家詩注

十八卷

咸豐樂清縣志十一

佚

案劉克莊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二十二卷今有曹寅
刊本流俗村書有所謂千家詩二卷者卽從此書鈔出以教學
僮干峯所注今未見以卷帙推之蓋後村元本也

張氏孚敬詩賦錄

一卷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丁

未見

案詩賦錄原與諭對錄勅諭錄合刊余家所藏盧諭對勅諭二錄惜無此書千頃堂書目十七有世宗肅皇帝宸翰錄一卷御製七言詩賜張孚敬者其書今亦未見疑亦文忠家所編刊也

千頃堂書目別有詠和錄一卷嘉靖十年帝同大學士張孚敬及禮部尚書李時西苑觀稼抵先慈壇位御製詩孚敬等和亦不知何人所編增識於此

貞義書院集千頃堂書目入

未見

千頃堂書目八張孚敬貞義書院集在溫州

方氏繼學江南文獻錄環菴遺集六注作昆陽江南文獻千頃堂書目六作江東文獻集今從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十一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自跋平陽江南文獻錄一十一卷乃繼學偕陳氏宗陽之所詮次也先是繼學與宗陽論吾邑文獻慨然欲併輯之顧夫墜緒茫茫而力有不逮乃獨緝其所謂江南者於乎吾江南遠薄海陬向爲窮僻之鄉然自經正經邦二陳先生得河南程氏之學而中原文獻之澤施及後來尙矣第氣運升降盛衰相尋昔之以衣冠文字蜚英濟美者一氣漸盡之餘而微門冷祚不絕如綫甚至第宅鞠爲榛墟其喬木故家歸然而獨盛者能幾何哉所幸殘文遺墨不與海桑俱化是其氣澤之僅存者耳惡可使之終淪沒邪用是犯茲不韙蒐羅采摭得什一於千百併稽其人物錄之以成是集會鄉先生大參陳公南還謹奉請質先生欣然與之復序於首竊惟是編於天下之大雖未敢必其有所裨益而一方之

人文實於是乎寄他日考觀風俗者亦可以槩見矧俾枌榆晚輩仰止
前修者觀其文論其世則流風餘韻殘膏賸馥必有所鼓舞而沾溉之
吾知文獻之澤引而勿替百載而下又當有同志者續是編也僭書以
俟弘治癸亥九月既望敬識於白沙西堂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方繼學輯鄉先哲文行爲江南文獻

案平陽橫陽江以南濱海諸鄉俗名江南方西堂文獻錄蓋專
錄江南諸鄉先哲遺文縣志所載自敘甚明千頃堂書目六作
江東文獻集載於金陵諸地志之前則以爲錄江甯文獻誤也

浙音會略

十七卷

國史經籍志五千
頃堂書目三十一

未見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方繼學輯兩浙名人詩爲浙音會略

案虞環菴集二送高廷璧揮使征括寇詩虞書注云此詩見浙

音會略據此則會略蓋彙選浙詩亦兼收鄉賢名作矣

侯氏

廷訓

忠義集

二山谷山人集九

佚

項氏喬表則

二冊

歐東私錄二

未見

自序初表則二冊予窗下不次集之以便私閱者嘉靖丁酉守金斗出示諸生諸生爭錄之合肥潘尹恕曰是可梓也予初不以爲信然戊戌夏六月奔母喪歸時潘子在鳳陽遣使追弔於丹陽之許謂予前表業已刊矣予詫曰原本未及校正不貽笑大方耶王寅起復補河閒廬州二守周子允偶以是見寄出示諸生諸生又爭錄之遂躬校正捐俸梓

之用爲諸生發身之一助焉耳若立德立功立言之君子於此固有所不屑屑也

歐東私錄二

舉業詳說作表要胸中有物而筆下不俚平仄要調對偶要切用事要精當考證要明實破題要該括而不露氣脈要接續而不斷稱頌自陳感謝處俱要竊取題意而不泛其體有六曰賀曰進曰謝曰諫曰請曰辭駢儷同而語意異尤貴流水對不貴挑水對若東坡蓋聖於表者也予昔在燈窗編成表則二冊已刊在廬州河閒

歐東私錄三

葉氏

嘉慶

賢哲遐思錄

歐東私錄二

佚

項喬序瑞峯葉太史吾鄉賢哲也既沒十有六年乃震器邑庠生嘉慶子餘哀一時賢哲追思先生者爲文卷以志哀慕而囑予爲序先生長予十年而同在諸生予辱先生愛最腆識先生最真也不容以不文辭

然必知先生之所以賢哲而後知賢哲之所以思先生也先生端慤謙謹年十六卽有志聖賢之學而識其大者事厥考太學生斗山翁及母劉氏以純孝稱未第時凡廩膳及生徒束脩惟供養無私畜旣而占大魁授翰林編修貤封父母進修撰以例出憲南臺皆月分常俸以備甘旨丁二艱終制不就內寢不與外宴於外事伯兄程如事師坐立不少踰禮產業惟所處分季弟準未室鬻產爲之締姻凡父母喪事宅兆諸費悉出於己從嫂志在守節而貧乏不能存堂弟貧而鯁恐絕嗣曲爲存恤全其名而完其室然皆誠心爲之不市名譽其厚於父母兄弟有如此者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先生旣識其大者矣故以之守身不囑託不受無名之餽死二無以爲殮以之居官則抑奔競禁勞擾平反冤獄雖老法家無出其右者以之錫類則三典文衡所取多行修豪傑如今方伯林公雲同其尤著者其居鄉後輩會講如彭子時望黃子一鵬

項子璫邵生化之皆駸駸然嚮用於天下矣而予與周子感張子純藉先生誘掖之功亦居多焉而先生之大道昭矣若夫胸中富於經史文章自成一家翰墨逼近鍾王者先生餘事耳先生身若不勝衣素不能周旋人事當時與先生往還者類或謂其簡而疑其迂矣今先生蓋棺已久而賢哲或以詩歌或以詞賦或以手札或以奠文又莫不仰先生如北斗而欲起先生於九原略無間然者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孝弟之念天下所同然而先生先得之則其聲氣所感宜有千里而不應隔世而相求者況身親見之者乎令子思親集此而表章之可謂孝弟也已雖然此孝弟之文也由先生之誠心行先生之直道率諸弟同心同德以揚名於後世孝弟之實也此亦賢哲之所願於先生諸子者予因序而規之諸子吹嘉兆次嘉善又次嘉運與子餘皆鳳毛已彬彬然明簪衣冠云

臨東私錄二

陳氏

詔

陳氏傳芳集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佚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傳芳集正德陳詔陳鳴鳳輯萬歷陳紹賢

續

東甌詩存二十五陳紹賢字丙賢永嘉人萬歷歲貢授益府教授著有

傳芳集

張氏

遜業

十二家唐詩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今從天一閣
書目四之三

二十四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

存

遜學齋藏明
黃埠刊本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文中子通之孫文中二子福時福郊勃福時

子也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九歲得顏師古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

其失與兄勛勳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嘗稱王氏三珠樹也未及冠及第乾封初上宸遊東嶽頌及乾元殿頌沛王聞其名召爲修撰甚器之勃戲爲檄英王闢雞文高宗覽怒曰此是交構之漸卽出補虢州參軍恃才傲物爲同僚嫉有官奴犯罪勅匿之又懼事泄乃殺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父爲雍州司戶參軍坐勅左遷交趾令勅省父道出洪州都督閻伯嶼宴集滕王閣命之序下筆驚人蓋宿命其壻預成將舉屬客必以客讓而及焉勅適至不辭也後渡南海墮水卒時年二十八惜哉李敬玄尤重四傑言當顯貴裴行儉典選有知人鑒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勅等雖有文才而浮淺豈爵祿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果如言勅尤好著書撰周易發揮及次論等書數部勅亡後並遺失尤精推步歷算嘗作大唐千歲曆有文集三十卷則未之見此僅窺一斑云論曰王子才富麗徑捷稱罕一時賦與七言

古詩可謂獨步然律及諸作未脫六朝沿染而沈思工緻亦未易及也

昔嘉靖壬子歲秋日

王勃集

楊炯華陰人幼博學聰慧揮文宏富拜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神童舉也太常博士蘇知幾儀鳳中上表以公卿以下冕服請別立節文勅命詳議於有司炯獻議極詆之言知幾變之不經甚矣由是竟寢知幾所請炯俄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叛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爲政殘酷榜殺下吏輒不爲意美名多榜亭臺恥笑勳眾竟卒於官中宗卽位贈著作郎以舊僚追及也平生著作惟存是帙三十卷者惜未之見也其自評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以其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論曰炯之賦詞義明暢若庖丁解牛自中冓繁而渾天考覈更見沈深推厯氏今猶擇焉五言律工緻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偕開元

諸人去其纖麗蓋啟之也諸作差次之五言古詩唐人各自成家備一代制可也然以漢魏鏡之人人懸絕矣昔嘉靖壬子歲秋日

楊炯集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歲十餘就教於曹憲王義方善屬文聞博學拜典籤鄧王府職焉奇重於王嘗以相如期之徧與羣官謂言后因底疾再拜新都尉疾作竟不能任得方士玄明膏餌之處太白山中遇父喪嘔丹出疾益甚徙居陽翟具茨山預爲墓掩其中箬釋疾文五悲等誦暨沈痼孳廢不堪其苦與親屬執別遂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五文集二十卷幽憂子三卷今無可稽是集足以傳其槩矣論曰盧作工詞用意超邁流凡風騷之旨或自得之悲夫然斯人也才有餘而量不足志銳始而力怠終禮不以節遂致藥無告救疾敗沈水莫能善保皆過也且孝子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又曰辟踊哭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是雖爲親之至猶賢者之過之若

其賦病梨與雙槿以資生之或偏侏儒之短飽作五悲言念榮達羞恥
枯窮意鄙何至此耶夫知道者以義安命富貴死生處之一也奮庸遺
厄天寶爲之人也何尤乃至沒沒死非其自速與窮魚之賦形容小人
態狀莫此爲切觀詩者得焉亦可助抵掌也昔嘉靖壬子秋日

盧照鄰集敘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高宗末年爲長安主簿少負才落魄不羈呼盧友
狎左衽時議后坐賊遷臨海丞意氣局鬱官從是竟焉徐敬業起兵稱
亂賓王亦預事首發軍檄是代草於賓王也厥詞忿激則天雖當震怒
閒讀至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與夫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
家之天下猶拊掌嘆曰有人如此而流落不偶眞宰相之過也敬業伏
誅或曰賓王遁跡宋之問題壁靈隱至樓觀滄海日屬句沈思閒有僧
遂曰何不以門對浙江潮耶之問奇之詰其所歷徧無知者蓋賓賓王
也賓王避焉之間稍覺求不可得後莫知其所終則天重其文遣使求

覽邠雲卿兗州人也得集十卷於是盛傳此唯詩賦耳論曰賓王五言律詩秀麗精絕不可易及然帝京篇尤一代絕唱也夫善爲文而弗克自樹至黨叛逆取罪名教惜哉惜哉昔嘉靖王子秋日

駢賓王集敘

天一閣書目四之三十二家唐詩刊本明嘉靖王子永嘉張遜業序首江都黃埠梓行題其後曰王楊盧駱沿六朝之習爲天賦之才實一代聲律之發矟自是文運益昌乃有陳杜沈宋倡於前王孟高岑繼於後當時指武德貞觀爲初唐天寶貞元爲盛唐元和開成之末曰晚唐則十

二家者又唐之可法者歟爰重梓之

案唐十二家詩卷首題永嘉張遜業校江都黃埠子篤刊行其

鏤刻頗爲精緻

別有晉安鄭能刊本不及黃刻之精余所見者止盧駱二集不知家數有無異同也

凡王

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陳伯玉杜審言王摩詰

孟浩然高常侍岑嘉州集各二卷

天一閣書目四之三別載盈川集五卷永嘉張遜業校正

誤自孟杜岑三家外餘九家皆并賦編之不廔詩也其四傑集
冊首並有敘論各集敘次與單行本多異篇數亦不及單本之
完備蓋張氏編錄有所刪定然如楊炯集宋本散佚明義烏童
佩集本其詩一卷卽據此刻爲藍本則此集雖未爲精刻其編
輯之功亦不可沒也通志經籍門引焦氏經籍志作盛唐十二
家詩四十七卷府縣志並同攷焦志五所載盛唐十二家詩並
未箸何人編輯干頃堂書目三十一且此編惟王孟高岑四家
爲盛唐其王楊盧駱沈宋陳杜八家均繫初唐文苑亦不宜槩
冠以盛唐之目焦志所載蓋別爲一書通志妄爲牽合殊誤今
依范目改題十二家唐詩不復區分初盛庶得其實焉

徐氏

應用

昆陽文獻集

乾隆平陽
縣志十九

佚

案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載應用爲寶應知縣祺之孫祺正德已卯舉人然趙東山東甌續集敘作於弘治癸亥在正德已卯前十六年已云於家藏舊本及文獻大家訪求得西里石渠稟齋暨昆陽文獻等集時代齟齬良所未喻豈昆陽文獻草創別出他人應用特續爲編輯邪

何氏白鄞詩嫡派干頃堂書目三十一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志九嫡並作清

四卷干頃堂書目三十一

未見

案何无咎所選鄞詩今未見傳本周天錫慎江詩逸六載甬上詩山人汪伯機壽何无咎詩後附錄李鄴嗣傳敘云永嘉何山人无咎選吾鄉布衣十家詩前五君曰呂中父時盧宗潤濡楊伯翼承鯤蔡子行學用聞隱鱗龍後五君曰薛千仞岡應仲鵠

臬周農半應辰李公起竣汪伯機樞何无咎謂諸君詩派俱得
鄞江之清中父如流漸春散簇起穀紋宗潤如谷實決決脈不
知所沁伯翼如灌頂作勢漉在飛瀑子行如橫渠露氣凝望之
漠漠然隱鱗如一泓淘汰過味殊甘冽此前五君所以清絕也
千仞如飄曳川練轉折皆趨伸鶴如波面漣漪青壁相映帶農
半如靈淵亭育媚以驪珠公起如獨漈吹冷香浮蘭茝伯機如
激濫晴溪之傍躍有藁賓此後五君所以清絕也无咎取人既
慎論詩亦新非若一時詞家漫作名目故并錄於此據此是无
咎所選鄞詩凡十家也

甬上耆舊詩 國朝胡
文學輯其書今亦未見

陳氏

心源

聚星堂世集

汲古堂
續集

佚

何白陳心源聚星堂世集序心源公既輯陳氏聚星堂世集成郡別駕

嶺南車公鄉薦督學劉公咸有序且付梓人藏之家塾矣復命長君廣
爽文學介天一施君徵跋於余余發而讀之蓋遡自有宋復菴公以及
昭代凡二十三世得詩三百餘篇莫不字挾冰霜出風入雅泱泱乎棊
盤已心源公少負瑰異之才不樂進取足跡遍天下好友海內異人讀
異書先是寄於昆之蒲陽已覽寶宮之傍地有鳳山淵水之勝遂定家
焉

汲古堂
續集

無名氏江北文獻集

乾隆平陽
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江北文獻集撰人姓名無考

案江北文獻集蓋錄平陽橫陽江以北諸鄉先哲遺文以配方
西堂江南文獻錄也其書今未見傳本

國朝

周氏天錫慎江文徵

六十一卷

存

永嘉張氏臧手稟
本遜學齋藏鈔本

周天錫曰以鄉人輯先哲文該而當者難也陵谷後四年錫乃爲此要以尋幽訪逸爲事迂焉弗應卽止於耳目所及直寄焉耳雖寄而手與眼不能借而古今人之書遂爲吾一人之書乎哉其爲一人之書也必其奢取之不禁奢舍之不禁茲未能然蓋樊滂六合魚鳥罔遁繫矢扣舟僅獲魴鳧勢使然也雖然未嘗多求也而取之各適故山不在嵩華海不在星瀛天地無盡文章亦無盡吾進其功於道者進其功於干世者與一世者時齊吾意而不懼其遺時蘆吾意而勿參以欺矇瞶目迷麒麟腹果分量實然又何猜焉夫箸書立說存乎其人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非僞文也惟不以文言文而後錫也爲此可以無罪於前無罪於

後後之讀者亦有以諒我矣抑有所謂寄焉者乎

自敘

案周樛菴慎江文徵所錄宋元明三朝溫州鄉先輩文凡六十

一卷巨集裒然其搜輯頗為該博所載明代遺文多從故家舊

稟展轉掇錄尤多罕覯之作惟其中過求詳富體例或未盡精

嚴如宋呂大圭武榮人程端學春秋本義誤題永嘉詳辨此遂

收其春秋五論卷四十八及春秋說五十五卷十六則五十六卷八

卷評左氏二篇亦並元盧摯涿州人與永嘉盧處道同姓名亦

呂氏春秋或問文誤此遂收其文二篇二十五卷游茅山記並為失攷又所錄經

說史論數卷多他書援引之贗句如薛季宣春秋解五十即春

秋經解之佚文陳梅叟尚書解即尚書說之佚文陳鵬飛詩解

即陳氏詩解之佚文又五十八淮陳汲周禮解即周禮辨疑之

佚文徐自明周禮解即禮記說之佚文此所錄徐解三則並見

禮記集說王制篇其為

禮記說之文無疑徐氏別無周禮解此誤也○以上並五十六朱黼史論卽紀年總辨之佚文

陳季雅史論卽兩漢博議之佚文並五十七若此諸條並類采輯亡

書違編錄總集之例至如鄭敷文書說則采其受福一段爲尙

書解六十陳潛室木鐘集則采其漢高帝魯仲連蕭何長平之

敗陳勝五條爲論七十又采公孫宏新學法宗法周軍賦王制

建學法五條爲考八十王制封國南北軍二條爲辨六十鄭節

卿太平經國書則采其內外會計各上篇宿衛大宰詔王九兩繫

民五十教化省官官吏節財用稅賦十二則爲論五十陳止齋

歷代兵制則采其春秋兵制漢兵制二則爲考八十史文璣管

窺外編則采其閭法晝夜長短二條爲考八十又采火西流一

條爲釋十七政違天右轉一條爲辨六十若此諸條亦不免地

志家改易詩文強加標目之習其陳峴南海志敘三十林尙書

環菴遺藁後敘三十校以廣東通志及虞藁所載字句異者十九則改竄之弊疑亦不能免然其網羅宏富珍文奧策往往而在吾鄉徵文之書自當推爲鼎脔固非後來陳鏡帆諸人徒鈔地志者所能及矣

又案此書今所見手藁本凡六十一卷而慎江文逸自敘則作七十卷見然手藁首尾完具其文與總目所列門類亦一一符合並無缺佚疑初藁寫定後因其編卷稍大欲展爲七十卷然未及重錄故仍爲六十一卷也至此集所錄文各體皆備獨無傳狀碑志諸作則當爲別入慎江獻徵九卷傳記類已著錄故此書不復綴錄非其缺略也

慎江文逸

華夢樓集

未見

自序余既輯文徵七十卷以余蕪陋翼一當作者私衷良苦云今復取郡邑乘所遺與全集彫耗閒見他集者命曰文逸匪搢搢自好也吉光片羽足占德輝燕臺朽骨猶憐神駿卽勞弗恤也然余之爲此更難矣家鮮藏書每向人勾閱而煤敗楮敗者十之三焉烏帝虎者十之五則撫拾之難屈指受舉子業既乏通材至躬擧目購又不越一鄉一邑則論列之難及一稔姓氏如逢故交偶得一二語不啻寸珠尺璧則去舍之難甚者好思不來窮鬼相搏研墨吮筆率棄去疾走弗顧者再而風雨疾病不與焉則記載之難余之因難而輒已已而復搢搢不自釋者又五閱歲矣況乎烽火頻驚舊聞放失江河既逝老成逶迤嗚呼此所爲愈難也與

華萼樓集

續慎江文逸

華萼樓集

未見

慎江文類

華萼樓集

未見

案周樛菴慎江文類彙本今未見甌乘補十二載包幼白玉石新編張陽春遐思集兩書並注出慎江文類則黃鶴樓尙見其書也樛菴慎江詩類專收外人詩之涉溫州者文類義例亦當與彼同蓋文徵文逸止錄鄉先輩遺文外人之作則別爲文類三書互相表裏也

慎江詩逸

華萼樓集

未見

自敍蓋聞竈鼎芝房之什黼黻休明岫巖宛委之章鼓吹風雅故白雲玄露太史未進其詞華黍由庚工瞽僅存其目詩之有逸所自來矣夫洪鐘與小缶殊音伐鼓與叩瓠異節或傳貴紙或誚覆瓿或被管絃或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古

沈脈望然而古音寥越知爲必瑟嫻笙寶色迷離望若夏璜周鼎維精
靈風注以不容滅者謀篇斯麗藻朝騫以不可以者發響呼之或出如
見其人觸而成聲將無有似是用剗心鉅目遐討冥搜綴集藪殘固貽
譏於挂漏網羅放失實託志於遺忘聊付雲藍敢云月旦華夢樓集

續慎江詩逸

華夢樓集

未見

二續慎江詩逸

華夢樓集

未見

自敘詩以簪代也代簪而其人之詩見焉有唐之世初盛之詩昌以華
中晚之詩噍以促音與時違氣因世變厥有由矣玉步旣更騷雅未墜
卽吾鄉言之一時策名綰綬搏風乘雲似宜鼓豫揚休宣隆鳴盛也而
傷今弔古之吟憂讒畏譏之什視淪草莽槁泉石者不啻過之夫白馬

賓王乃緬懷於殷土故宮禾黍始悼歎夫周京雲霞鬱思山川灑泣人所應爾我亦同然爰自甲申以後得若干人另爲一集雖風雅不殊音微如故而攬時觀世抑將有感於此也

華萼樓集

慎江詩類

六卷

存

瑞安氏藏手案
本遜學齋藏鈔本

案周懋寵慎江詩類六卷始宋謝靈運終國朝朱彝尊凡詩四百五十六篇皆涉溫州文獻者末卷附詩餘七篇賦一篇其所采詩明代居十之八宋元兩朝詩所錄頗少蓋懋寵生於明季猶得見天崇遺老且時代相接蒐羅較易至宋元遺集則明時流傳已尠故甄錄未備至其苦心搜采要多足資考證如明宣宗賜謝庭循水亭偶成詩沈一貫永嘉王復陽山人渡海見

訪詩

並卷二

屠隆贈王復陽山人詩

卷三

王穉登送何无咎之靖江

詩又重陽前一日送何无咎歸東嘉詩文彭闕題詩

卷五

易應昌

東甌立春詩

卷六

並從真蹟錄入其他詩亦多采自諸家專集非

徒恃地志以爲漁獵者又書中閒附攷注若明成祖賜都御史

王宗遠南還詩謂當是洪武末年事宣宗賜謝庭循詩謂御筆

存庭循裔進士國京家題宣德戊申八月朔日正舊志作八年

十月二十四日之誤

並卷二

至於題詠之作增注山川投贈之篇

略詳家世多志乘之所未詳與所編慎江文徵同爲有文獻

之書也

問古文編

華萼樓集

未見

問古詩編

華萼樓集

闕瑞安氏

列朝詩史

華剪樓集

未見

前朝詩史

華剪樓集

未見

殊方文娛

華剪樓集

未見

慎江禪藻

華剪樓集

未見

宋元禪藻

華剪樓集

未見

李氏

君城 蓉江芳烈集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溫州涇濱志

卷三十三

未見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卷江芳烈集李應官妻吳氏死節蓉江其子君城
排錄弔章付梓學政張希良序

謝氏

夢覽

鶴陽家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
永嘉縣志二十三題謝包京

卷

存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康熙永嘉歲貢謝夢覽博學工文詞 二十七鶴
陽家集永嘉謝夢覽瑞園編

曾氏

唯

東甌詩存

四十五卷補遺一卷

存

永嘉曾
氏刊本

東甌詩集一書前明蔡廷玉趙士忠兩前輩先後編輯自宋元迄明成

宏問所收良云備矣顧至今屈指三百餘年版既無存書亦罕觀雖
國朝初鄉先生周天錫輯有慎江詩逸初續集未經剞劂亦復就湮吾
甌人之詩不幾泯滅無傳哉嘗觀郡邑志載歷朝以詩學名世者不下
數百家求其殘篇斷簡僅存什一於千百遲之又久豈惟詩亡而其人
亦并亡矣心竊憂之思欲網羅放失以繼前修而轉恐耳目有所未周
也聞瑞安余君國光志存風雅而於詩集輯有成書丙午至瑞急訪余
君出所藏卷帙以示披讀之下實獲我心惜詩家不多篇什簡略似未
足以盡甌詩之大觀乃歸而檢家中舊錄先輩遺藁并赴會垣搜覓書
林復廣諮良友於鹿城則有陳君翼詩徐君淮於樂成則有趙君翼照
於橫陽則有陳君觀海於羅陽則有葉君惟挺協力採訪歷四寒暑而
鴻篇蠹冊積案盈箱矣然後取余君手鈔參酌增訂薈萃成集再就正
於高陽任君大文暨同邑程君浩既鑒定釐爲四十六卷名曰詩存以

爲存詩也可以爲存人也可且存之云者別於選之謂也若以爲甌詩盡存於此則又不然寡聞淺見遺漏良多雅承諸同人裒集之力慮其久而散佚也因題勉捐資鋟板焉迴憶曩者蔡氏之書成於成化年趙氏之書成於宏治年其閒相去未遠接踵授梓前人留心於文獻何其勤也後之有心人復起而續輯之補其所未備匡其所不逮是又予之所厚望也夫乾隆五十有五年歲次庚戌二月花朝永嘉曾唯識於依綠園之服膺軒

高樹勲序

乾隆五十五年不錄

案曾近堂東甌詩存所錄宋以來鄉先輩詩凡九百六十八家五千三百七十七篇較之東甌詩集續集卷帙多至三倍誠吾鄉徵詩之巨集也其編錄各以人爲次凡采自原集者於姓名下注簪有某集今錄詩若干首其集已不存或本無專集從他

書轉錄者則注存詩若干首義例頗爲明哲其東甌二集所錄

姜元鼎盧摯劉克莊眞山民晁叔用徐淵子鄭濬等詩非溫州

人作者亦皆一一刊削攷證亦尙不苟惟謝草塘李壁白湛淵

三人仍未攷正以上東甌詩集續集誤又所增之詩出蔡趙二

集外者亦尙有譌舛如倪濤父徙廣德軍陳雷父秀民徙居嘉

興並詳誤並非溫產而此仍收其詩倪詩見卷一陳詩見卷十二又黃又雷盱

江人見中興江湖詩集黃文雷看浩然齋雅談中載其昭君行

誤題永嘉此遂據錄入卷九此類亦不免疏舛然東甌二集止及

弘治以前中葉以後蕩南醴雅上溯唐音汲古高華近沿七子

永嘉詩社莫盛於茲其大較悉具於此集且所錄明代遺集若

梅頤蘇閻存燾十六洪孝先操舟集二十四之類今皆未見賴此存

其一二至國朝諸集采輯尤爲賅備較之周氏慎江文徵益

如驂之靳矣

高氏

溥

淩雲社菊影酬唱

顧乘補十

未見

甌乘補十高博泉列菊置燈懸紙取影隨意位置其疏密濃淡有無變態不可思議因邀同人賞影唱和成吟一時知名士如程養齋浩趙灌松貽瑄趙秀山廷松胡小山森桂周竹仙嵩觀邵月波南金高楚帆汪童朗天中模張印浦大川朱白華汝南俱與其會名其詩曰淩雲社菊影酬唱邵月波爲之序此乾隆戊戌秋事也嘉慶己巳處士陳兩谷汝琛慮其散亡集而刻之傳諸不朽集中詩如邵月波隱淪踪跡原無定才子心思自入神周竹仙一秋詩思空如夢十幅溪藤妙入神胡小山是能脫迹同陶令莫把遺踪比洛神自是傳神妙筆

原注周仙舟學論記

陳氏

選春

韻括文錄

十五卷補遺一卷

存

永嘉陳氏刊本

日月星辰天文也山川草木地文也天有文而無義和敬授之命則天道不顯地有文而無豎亥算步之才則地理不著是則天地之文發以人文而人之文禮樂刑政忠孝節義亦必借人以傳世知文以人傳人以文傳而不知人與文之所以並傳則又有以傳其文以傳其人之人在也余知鏡帆廣文之名久矣憶昔隨宦東甌先大夫政餘課士中山每手鏡帆之文以詔示曰此能讀書制行者也此能見義必爲者也自是心誌不忘今年春鏡帆郵寄所輯甌括文錄見示並索序於余余不敏未冠通籍已三十載宦遊皖豫黔楚終歲塵勞不克仰副庭訓殫心淬志以專所學不亦對鏡帆而滋愧乎今閱所錄搜奇攷異發微闡幽合甌括兩郡之大綜宋元明三代之遠僅得文十五卷補遺一卷殆願

亭林先生所謂少而盛者耶且鏡帆秉鐸所至見義必爲百廢具舉又以其餘力表章前賢垂型後學發其蘊於禮樂政刑徵其行於忠孝節義其事在文其義在人其志在因人以存文卽文以求人固非徒以文人自命而僅視古人爲文人者也至鏡帆自箸梧竹山房存槩計文二十四首余亦受而讀之激鬱纏綿瀏漓渾脫意在濟世而不自炫耀宜其享大年隆後起爲彼都人士之所景仰也夫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秋日賜進士出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見亭麟慶序

道光癸巳春新城少宗伯陳公碩士奉命督學兩浙四月間按試栢郡適遇春攝訓釋山晉謁之餘呈所輯東甌文存皆鄉先生之能文而不遇者公閱之喜甚迨試睦州卽寄示弁言並示乾隆季間睦州有鮑學博選青溪先正詩集序命春推其意而爲之爲發微闡幽之舉夫甌栢

居浙東僻壤累代以來遭兵燹水火之災其文之散佚也久矣歐之文獻始於唐而盛於宋元明祐之文獻始於宋而盛於元明特是著作雖多湮沒不少無如上下數百年閒斷簡殘編人又不收拾以致稀而又稀矣公歷舉甌括先正下詢卽以採訪是命春追念先世止齋先生與王梅溪葉水心諸先生尙有全集他如龔深父季元衡周恭叔薛士龍諸先生摭拾羣書略加搜剔或一人一篇或一人四五篇已同吉光片羽至鄭景望錢熙載賈如規諸先生竟一無所見可慨已然必求其全而彙集非旦夕可期卽前明諸名宿亦屬寥寥奚怪宋元之遠而難稽也春邁得若干篇合諸龔季周薛之文共五百餘首分十五冊付諸槧聚後之讀是編者庶知其人知其地并知其出處也第歐之始於唐而盛於宋元明原不止此數人卽祐之始於宋而盛於元明亦不止此數人且兩郡志乘所載之文集皆其人旣往而書與之俱往更僕不能悉

數焉是以公垂念殷殷不獨制藝發明聖賢義蘊樂與諸生講解而古文亦所以載道尤望羣相磨礪彙集成書使後生小子皆循循以古人爲法度則士習文風從此蒸蒸日上也春才學疏淺不過就一己之聞見仰副提唱之盛懷若廣搜遠引無抱遺珠之嘆則謝不敏焉敬以俟博學君子道光甲午十月朔陳遇春書於梧竹山房

案陳氏甌括先正文錄十五卷凡東甌先正宋文六卷元文一卷明文四卷賦一卷括蒼先正宋元文一卷明文二卷補遺不分甌括合爲一卷其文大半從地志錄入所據宋元以來諸家別集亦止見陳止齋王梅溪葉水心三家其餘若周浮沚許橫塘二劉左史給事及薛艮齋諸集並未寓目其采覽頗爲寒窘其間如王景山文則節錄儒志編二十條鄭伯謙文則節錄太平經國書大宰節財用九兩繫民二條而不錄經國書自敘史

伯璿文則錄管窺外編月星不受日光辨晝夜長短考二則鄭
元祐文則錄遂昌山人襍錄林義士事跡二則亦不現地志陋
習至於作者小傳所撮載官秩著作譌誤尤獮若劉康祉聖諭
六言直解敘見慎江文徵三十七而此題爲失名蓋其勿集散
亾遠不及周氏文徵之博而攷證疏舛乃較周書爲甚若劉軫
世範敘見袁氏世範卷首鄭師尹劍南詩橐敘師尹枯蒼人見劍南詩橐卷首此係補刻目錄
無諸文略涉隱祕者蓋寥寥數篇不多觀也

又案鏡帆別有東甌文存八冊續編二冊皆國朝溫州人舉
業之文也文存有學政杜諤陳用光敘續編有自敘今不錄其
目而增識之於此

董氏序羅陽詩始

四卷

存泰順董氏刊本

羅陽詩始者泰順董霞樵先生裒錄其邑人之詩自前明成化洎近已往人所作之有可存者彙爲是編而次君籽荻復纂輯修飾以成之者也憶嘉慶壬申春余於郡城獲接霞樵先生敬識其人愛素好古尤深於詩洵愔厚君子也嗣是先生遠遊之日多余壯歲亦北轅中或數年不一見而籽荻昆仲繼起得以文章氣誼往還無閒紀羣之間交稱莫逆吾甌他友殆尠其匹焉道光癸巳先生遠回枉過敝廬因得就讀劍南湘中遊集竊歎不愧中唐詩家信爲可傳而先生搗懷願嘗惓惓爲述詩始之詩思得有以傳之者而未暇也余旣已服膺先生之人之詩聞之亦爲心往不置壬寅秋先生遂歸道山余重爲老成凋謝之痛而轉幸先生有可傳之業卽人須先生以傳者猶未爲無藉也籽荻天性過人以歷試不得志於有司頻年橐筆遠涉燕秦楚豫之區求爲升斗

之養歸里甫數月遽遭大故居喪盡禮練後以急事赴郡道過我色度
深嚴寡言多嘿袖中出是編授余云將謀付梓復重語相要丐爲覆審
篇什去留并屬爲之序余受之欣然展卷覽誦見其中學行才藝聲藉
一時者原不乏人卽當日名未出閭里而所著可入作者之林與夫名
篇佳句瑕類錯陳甚宜需於芟治者亦復多有君家皆爲蒐摭裁正余
由是旣得以所示意參酌附留評隲於卷端置几案數月茲將以歸之
而深有感矣夫人遠適異域聞鄉音而神傾歸鞅州閭見里表而色喜
情類然也獨至藝能之事往往震於遠玩於近馳心夫冠蓋名譽之場
而膜視於桑梓文學之彥微論在已少才也有才而寡情亦大雅之所
不許也嘗聞霞樵先生尊人繩菴先生篤嗜於詩讀編中諸什蓋自其
上世已多開之者得後之人廣衍其傳至今耔扶與兄紫潒及羣從輩
出固不難如王筠之自稱其家人人有集況父子後先遊歷吳越燕齊

秦晉楚蜀諸邦名公推轂延爲上賓商訂著作所在而有而名流逸士
所至互相傾折觴詠唱酬爲題襟敘禊之樂凡耳目所及接其才技驚
異一時可名於後者當不僅如是編之爲能愜諸意也而君家仍於生
長之鄉懃懃焉爲詩學持循所始不欲當日邑之詩人隱沒其所長併
不欲使以累其所長者示人誠令天下有樹人之責者皆能志君家父
子之志將必匡直而輔翼之以己之善及人之善此其於化民成俗何
如邪記有之善歌使人繼其聲善教使人繼其志君之邑人得君家之
詩法從而旁求遠致證古人之淵源則是編之爲功豈不鉅哉章安與
君邑接壤而宋時瑞安府曾爲郡領屬縣泰邑建置始於明我邑與君
邑同有羅陽之稱是余亦猶君閭閻中人也邑先哲不少能詩者極欲
蒐選其所作無如散軼者多遇英年有詩才者輒樂與相劇切厚翼其
有成於今覺有喜色自審用意與君家無異而尤深欽衷霞樵先生之

樂善不倦且重幸耜袂之同聲相應爲能振其家學也是爲序道光二十四年歲在甲辰四月旣望瑞安曹應樞秋槎甫撰於玉尺講舍
吾甌自宋以來人物蔚起其發爲勲名氣節道誼文章彪炳史乘踵相接也顧兵燹迭經欲求其著述之餘遺存者不能什一沉於嵎巖窮谷潛棲苦吟之士篇殘什斷其不轉瞬而歸爲飄風墜露者幾希嗚呼網羅放失表章幽懿此非後死者之責歟泰順自明景泰閒始置縣地斗入萬山中於吾郡最爲荒僻然以余所見本朝乾嘉以還其有專集梓行如曾復齋之激宕沈雄董眉伯之清新綺麗皆視古作者無多讓則溯而上之其師友淵源所漸必不乏人不幸而湮晦無聞者度不少矣霞樵先生深於詩尤留心於其邑之文獻旁搜博羅編爲羅陽詩始四卷藏之篋衍有年矣先生歸道山後哲嗣紫澤又霞昆仲並以博雅稱能世其學而皆坎壈流離兵興以來相繼死於寇是書又將在若存若

匹之閒今其幼君少霞幸掇拾於烟燼之餘余門人周子小樵以其大父之詩在選中遂力任剞劂費保先業於幾墜聞鄉里之遺徵是皆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予故樂其成爲書數語於簡端同治丁卯夏至後一

日瑞安孫某

仲父止菴先生序

道光庚子歲先君子奉諱家居搜輯吾邑先儒之詩自明迄今凡五十有四人編爲四卷命曰羅陽詩始蓋爲窮鄉文獻稍存萬一以開來學意甚盛也逾歲書成將謀付梓而先君子遽歸道山咸豐己未先仲兄又霞應湖北學使俞公襄校之聘遂攜是書以行道杭州歲且盡蘇常寇氛日逼不能前明年二月賊突至城陷仲兄大罵不屈死於伍公山下又明年次姪中悟赴杭負骨將歸葬忽於故寓樓壁間得是書尙完急攜歸過郡以授盼時不肖等以先人窀穸未畢家難方殷平陽會匪又起闌入郡城妻子輩倉皇遷避不自意全閱五寒暑事漸定始克挈

家旋郡乃捧是書往商周表姪彥節父子謀所以成先君子之志者彥節慨然自任剗剔資且促盼速開雕鳴呼小子盼無狀摩挲手澤數十載於茲是書失而復得尤先人精爽呵護所在然非得急公好義如彥節者亦安能藉手以報先靈於地下哉此盼所爲捧遺書感而繼之以泣也茲刻旣成謹書始末於後以誌彥節父子錫類之仁於不朽云豈同治六年歲次丁卯中秋前二日癸巳季子盼謹識

周異操跋

同治五年不錄

案董霞樵羅陽詩始四卷始明董鑑終 國朝僧植蘭凡五十
四家並泰順人詩也泰順置縣始於明成化故茲編卽託始於
明然明詩亦止十四家餘皆 國朝人作蓋泰順地界浙閩萬
山環繞在溫州屬邑最爲荒僻故文獻之盛亦不及永嘉瑞安
諸縣此集雖錄詩不多然采摭頗具苦心至董氏一門羣從悉

工吟咏故此集所錄大都格律雅正抉擇亦頗不苟不若地志家哀錄詩文黃茅白葦漫充卷帙也

陳氏 舜咨 甌雅

十六卷 林大椿陳春堤小傳

未見

甌乘補入吾溫陳春堤名舜咨詩文拔萃觀察李石農調擢滇藩聘往掌文歸里後杖履優游爲人樂易生平嗜茶及老病惟啖餅故有蕭閒長說餅多病但看茶之句嘗謂東甌詩存原選甚濫手爲刪訂易其名曰甌雅惜乎書未成而先生遽歸道山矣 原注鄭星舟雙樓軒暇筆

詩文評類

宋

林氏 應龍 文說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佚

雅詞補義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佚

繆氏主一論學軌範 續文獻通考二百八十三○萬厓溫州府志十七作論語軌範誤

佚

元

曹氏理孫杜詩訣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陳氏秀民東坡文談錄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七

存 曹裕學海類編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七東坡文談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元陳秀民編

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初官武岡城步巡檢擢知常熟州後為張士誠參軍歷浙江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是編襍探諸家評論蘇文之語大抵諸書所習見又秀民既別有東坡詩話錄而此編又濫及於詩為例亦復不純

案東坡文談錄明代書目未著錄曹倦圃學海類編始刻之卷首題元四明陳秀民撰秀民實永嘉人後居嘉興詳二十四卷寄情案下此云四明蓋曹氏誤題四庫提要亦未攷正疏也其書凡六十條並遙錄舊文全無攷證時代先後亦漫無義例與東坡詩話蓋一手偽作也

東坡詩話

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七

存 學海類編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七東坡詩話三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元陳秀民編秀

民既作東坡文談錄復襍探諸家論蘇詩者裒爲此書其排纂後先既不以本詩之事類爲次第又不以原書之年代爲次第殊無體例又如記仇池石數詩直書原詩前後並無引述如此則全部蘇詩皆可入錄矣至記芙蓉城詩於題上加一遊字舛誤尤甚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所採歷代詩話蘇詩僅其中之一家而核其條目較此尙多大半則此錄之挂漏可知矣所引諸書惟蕪石齋續一書世罕傳本然持論頗淺陋如證春事闌刪芳草歇句引唐劉琮及傳奇女郎王眞詩而不知爲謝靈運語則其書亦不足重也又秀民既元人而書中乃引西湖遊覽志一條是書爲明田汝成作秀民何自見之曹溶學海類編喜造僞書此類亦可疑者也

案東坡詩話亦曹氏類編所刻其書體例與文談錄同末引無

名氏燕石齋補有余從都元敬出示墨迹云云元敬爲明都穆
字作燕石齋補者既與同時則亦明人無疑庶子何以得見其
書與 四庫提要所舉西湖遊覽志一條同爲僞託之塙證也

明

朱氏諫詩評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五十二

佚

項氏喬舉業詳說國東私
錄二

闕國東私
錄二

自序國家每取士必三試之而以初試經義爲要予曩守渤海嘗槩論
舉業以示諸生於經義猶略也去歲轉官適楚公餘課煥蔚諸兒乃復
論經義之則凡數十條而選取程文以證之自覺有裨於初學良切不
獨吾兒所當知也因捐俸附錢於舊論之后總名爲舉業詳說云嗣是

苦心之士見之不當視爲魚兔之筌蹄耶雖然文者所以言乎心者也祖宗以舉業試士正謂有德者必有言耳豈料末流之弊乃至有言者或多未必有德也哉此則學舉業者之罪非立法之弊也予故首以根本爲言而後始詳爲之說蓋欲學者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斯達不離道而民不失望焉耳苟無心得之學徒爲欺世之文以竊取科第恣行私臆則是編也譬之盜者猶導之路而闢之門也又豈但吾兒所當戒哉又豈但吾兒所當戒哉

歐東私錄二

案舉業詳說單刊本未見其增刊於初刻歐東私錄卷三者凡論舉業根本八條論舉業體則七十七條自敘所謂選取程文以證之者則私錄已刪去不存矣其說於明時場屋所行經義表判賦論之類皆爲論其體製利病頗爲詳備其論舉業根本八條則皆論學語兼綜朱王尤多精語後刻私錄四載其請歐

陽南野禮侍講學書稱喬於陽明之言極知尊信然於知行合一四字終不敢信常以陽明之旨參之四書似有不能貫通者故嘗於舉業詳說中謂知之正所以行之心之存處卽是行也自撰知行合一一段自謂未必非陽明之意也云云蓋甌東篤於講學故此書雖論舉業然猶不失因文見道之旨此志於舉業經義例不收入以是編論學精到尙與流俗評文之書不同故特著之其義則之專選經義者則不復錄焉

孫氏 昭 詩法拾英

一卷 讀書敏求記四天一閣書目四之四

未見

讀書敏求記四詩法拾英一卷斗城山人孫昭纂次
天一閣書目四之四詩法拾英一卷刊本孫昭纂并序

王氏 應辰 旨茗齋詩話 千頃堂書 目三十二

佚

陳氏 輅 詩林廣記 道光樂清 縣志十一

佚

詞曲類

宋

盧氏 祖皋 蒲江詞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作浦江集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詞並作集誤今從 四

庫全書總目 一百九十八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 一百九十八

存 毛晉宋六 十家詞本

盧祖皋字申之自號蒲江居士永嘉人樓大防之甥也一時永嘉詩人 爭學晚唐體徐照字道暉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稱

爲四靈與中之倡和莫能伯仲惜其詩集不傳黃叔陽謂其樂府甚工
字字可入律呂浙人皆唱之中興集中幾盡採錄或病其偶句太多未
足驚目余喜其柳色津頭滋綠桃花渡口啼紅較之秦七鶯嘴啄花紅
溜燕尾點波綠皺不更鮮秀耶又玉簫吹未徹窗影梅花月無語只低
眉閒拈雙荔枝直可步趨南唐孤枕夢回雞聲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矣
至如江涵雁影梅花瘦花片無聲簾外雨云云蓋古樂府佳句也惜乎
蒲江詞一卷僅僅二十有五闕耳古虞毛晉識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八蒲江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盧祖皋撰祖皋

字申之又字次夔號蒲江永嘉人登慶元五年進士嘉定中爲軍器少
監權直學士院祖皋爲樓鑰之甥學有淵源嘗與永嘉四靈以詩相倡
和然詩集不傳惟貴耳集載其玉堂有感松江別友二絕句舟中獨酌
一聯梅礪詩話載其廟山道中一絕句全芳備祖載其餘醺一絕句僧

北礪集附載其讀書種橘二絕句東甌詩集載其雨後得月小飲懷趙
天樂五言一律而已貴耳集又稱其小詞纖雅曰蒲江集然不言卷數
陳振孫書錄解題著錄一卷其篇數多寡亦不可考此本爲明毛晉所
刻凡二十五闕今以黃昇花菴詞選相校則前二十四闕悉詞選之所
錄惟最後好事近一闕爲晉所增入疑原集散佚晉特鈔撮黃昇所錄
以備一家耳其中字句與詞選頗有異同如開卷賀新郎荒詞誰繼風
流後句詞選作荒祠水龍吟帶酒離恨句帶酒詞選作帶將烏夜啼第
三首後闕昨日幾秋風句昨日詞選作昨夜並應以詞選爲長晉蓋未
及詳校惟賀新郎序首沈案當作彭傳師字晉註詞選作傳師然今詞選實
作傳師則不知晉所據者何本矣至鷓鴣天後闕丁寧須滿玉西東句
據文應作玉東西而此詞實用東韻則由祖皋偶然誤用如黃庭堅之
押秦西巴爲巴西非校者之誤也

楊慎升菴詞品四廬申之名祖皋邳州人案申之別號蒲江非邳州蒲江縣人也升庵不攷乃有茲誤有蒲江詞一卷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彭帥於吳江作釣雪亭擅漁人之窟宅以供詩境也約趙子野翁靈舒諸人賦之惟申之擅場江寒鴈影梅花瘦四無塵雪飛風起夜窗如晝其警句也水龍吟咏茶蘼云蕩紅流水無聲暮烟細草粘天遠低回倦蝶往來忙燕芳期頓嬾綠霧迷牆翠虬騰架雪明香暖笑依依欲挽春風教住還疑是相逢晚不似梅裝瘦減占人間丰神蕭散攀條弄藥天涯猶記曲闌小院老去情懷酒邊風味有時重見對枕幃空想東窗舊夢帶將離怨洞仙歌詠茉莉云玉肌翠袖較似醺醺瘦幾度熏醒夜窗酒問炎州何事得許清涼塵不到冰壺翦就晚來庭戶悄暗數流光細拾芳英黯回首念日暮江東偏爲魂銷人易老幽韻清標似舊正簾紋如水帳如烟更柰向月明露濃時候

案蒲江詞毛刻本廩二十五闕 四庫提要疑其從黃氏花菴

詞選鈔出今攷周密絕妙好詞一所錄蒲江詞凡十闕而江城

子清平樂二闕毛本存一謁金門凡二闕毛本別有烏夜啼二闕毛本

與此異五闕毛本並未載又趙聞禮陽春白雪所選蒲江詞凡

十一闕而江神子即絕妙好詞所選夜行船西江月凡二闕毛

右醜奴兒慢三右謁金門即絕妙好詞所選秋霽五右六闕毛

刻亦並未載則蒲江詞之佚者不少提要所疑或不誤也至賀

新郎序首彭傳師毛校中興詞選作傳師提要謂今詞選實作

傳師攷岳珂程史十五載彭法傳師爲泗州法曹卽其人也則

詞本與今本詞選並不誤毛氏所校詞選殆偶據謄本耳

明

黃氏淮省徵詞

溫州運甯志卷三十三

三

一卷 百川書志十八明史藝文志四千頃堂書目三十二

未見

案省愆詞陳敬宗黃文簡墓誌未載詳二十五卷而明刊省愆

集下亦附詞二十四闕高氏百川書志所載疑即由集內析出

箸錄非真有單行刊本也高書詩詞析出然明志及黃目並相

沿箸錄今姑存之用備攷覈

國朝

林氏 占春雪菴詩餘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雪作雷誤

佚

右詞集

詞選無

詞話無

詞譜詞韻無

南北曲無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三終

餘杭章見伊校